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四

歸田集卷十八

墓表

李仲華墓表

雍虞集伯生

至元十九年宜黃縣言於撫州有盜起仙桂鄉之南坑郡言諸會府得檄調兵命監郡虎翼招討郭昂捕治之兵至其處廼議曰環賊出入之道畫圖分其地各以兵殲之行軍令史李榮獨抗議不可夫造事興變一家容有所不知今盜起平民已受其害今不誅盜而欲擅殺平民乎魯從者猶當貫之況不知情者而可殺乎切聞國家之制有罪者父子不相及也群盜可以名得數十里之間口且數萬其可濫及乎當是時內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衆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往往計皆出此而莫之爭主者聞榮言皆變色榮又言此吾

天子之新民也公爲首將不思撫綏以稱 國家懷柔之意而欲盡勦之脫會府有命如此猶當申理其可專殺乎兵官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活萬命可也兵官愧悟納矢箠中更好問曰然則當何如榮曰盜烏合草間無持久之計當按兵勿動以鎮之吾良民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以誠意諭之智者効謀勇者效力不日而盜成擒矣用其策民大咸悅牛酒交至獲盜首四人戮之餘散去鄉民遂安當是時徵榮一言則枉死者衆新附未安之民疑貳反側其禍有不勝言者今五十二年矣府史文書具在予過臨川有諸生李本來謁循循進退有學者之風從容問其家世事則以鄉先生孫履常氏所爲述墓田記相示且言其詳如此而其祖母王氏則宋故贈太師謚文恭華陽王公珪之子中大夫知撫州仲山五世孫文也爲之歎而勉之又明日仲華之子李淵率九子諸

壻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闔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得一言於太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李淵等之幸也敢請如是者數至予深有所感焉訊之邦人言當時與俱爲掾者何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衆多而本等治儒術與縉紳先生游豈天之所以報之者歟表其事于墓足以爲世勸固史官之事也榮字仲華宋末年尚少郡守多儒者愛其明法律推擇爲吏至元以來仍從事於郡以嚴敏稱連出佐其屬縣猶慎獄事多所平反憲司聞其名辟書吏檄至而歿賴本桓桀棗其長子故贛州路寧都州蒙古字學正伯源之子也棟楹樞楫李淵之子也李淵孝於母嘗三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多能言之嗚呼漢大儒多出名法吏家沈李氏有陰德其後必有顯者乎是爲表

行狀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臨川先生吳公行狀

本貫撫州路崇仁縣崇仁鄉咸口里

曾祖大德

妣張氏

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

妣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

封臨川郡公

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吳氏其先自豫章之豐城遷居崇仁七世祖周生二子璣將鄉兵習太平州璿生璠始居

咸口生六公之曾祖矣自是以來世治進士業先生以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生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望氣者言華蓋臨川兩山之間當有異人出兩山之間所謂咸口里也三歲穎異自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就外傳日受千餘言誦之數過即記不忘母夫人憂其過勤夜節膏油之焚常候母寢復續火讀書達旦不敢令母氏知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著律賦九歲鄉邑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而讀之恍然知為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二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晝誦夜惟弗達弗措十二歲大肆刀於群書家貧嘗從粥書者借讀既而還之粥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生曰試舉以問我粥者每問一篇輒終其卷迺止粥者遂獻其書十四歲非角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

其文十五歲知厭科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如得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銘又作敬銘有曰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又作和銘極言周子程伯子氣象以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在靈祠百妄俱消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萬境皆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作顏冉銘理一箴自新銘自脩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等節節警策踐履之功於斯可見矣是歲宣慰公赴鄉試先生待行時郡守迎新安徽庵程先生若庸以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汝書院徽庵蓋從雙峯饒氏游先生因鄉人謁之徽庵未出而外齋有揭帖片紙滿壁皆徽庵特見以語學者之說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如曰先生壁間之書以大學為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卑

小淺陋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徽庵曰吾處此文矣未見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族子樵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為友樵之者盱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嘗往來徽庵之門徽庵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丞公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間宣慰謂左丞曰吾察此孫晝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器也可善教之蓋宣慰自襁褓知愛先生間形於言而親戚鄉里以為有與孫之癖矣十有二月宣慰捐館喪葬凡役先生考古禮而於左丞而行之十九歲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原也堯舜而下其事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皇其元堯舜其身乎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身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身也朱子其利也

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
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
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
之時孔子徒黨蓋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
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
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
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于周程張邵一
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
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澄之齷齪唯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於人而未聞
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之能學也於是以致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
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力
於斯豁然似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

以爲是而自料所見愈於人矣是時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
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二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
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錄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
攷矣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以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
下第歸而纂次舊作謂之私錄時宋亡之證已見先生以其
道教授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
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草廬先生
歲乙亥 皇元至元十二年也撫州內附傳檄至樂安樂安
丞蜀人黃西卿不署狀去之窮谷不免寒餓猶招先生教其
子先生從之十四年亡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廬陵郡多應之
傍近寇起先生奉親避地弗寧厥居鄉貢進士鄭松奇士也
迎先生隱居布水谷後人以其處爲真隱觀十八年纂次諸
經注釋孝經章句成十九年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義禮小

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水還居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公
捐館二十二年程文憲公奉 詔起遺逸於江南至撫州強
起先生以母老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無冀中原可無一觀
乎母夫人許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既至程公猶薦先生不
令其知先生覺其意力以母老辭二十四年歸 朝廷老成
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餞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
頴方召為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以遺
一時風致識者嘆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朝曰吳澄不
願仕而所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得聖賢之指可以
教國子傳之天下有 旨江西行省遣官繕錄以進郡縣以
時赦禮元貞元年八月游豫章西山憲幕長郝文 仲明迎
先生入城請學易南北學者日衆清河元文敏公明善時行
省掾以文學自負常與其坐人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十條

皆錄會皇主語之理學有所未契先生使讀程氏遺書近思錄
文敏素讀是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日見先生曰先生之
學程子之學也願為弟子授業終其身城中居官之人及諸
生皆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至郡學先生為說脩己以敬一
章指畫口授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人有嘗用力於斯者多
所感發二年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因文敏得見
先生於館塾以為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援據經傳如
先生者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以先生為薦
及在樞府又薦之一日議事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
吳澄經明行修大受之器論道經邦可助治世平章軍國重
不灰木曰樞密質實所薦天下士也丞相逮事
世祖親見用人之道平章許文正公高第之得其傳者是以
知重忠宣之言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知 制誥兼

國史院編修官 詔有司敦遣忠宣又以手書招之先生答
書云 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
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
而况於人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思之未能信而夫
子說之者深以開之可仕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之知也
閣下之舉古大臣之事澄敢不以古賢人之所以自處者自
勉繼以邵子之詩曰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澄
雖不敏願自附於前脩成之者在閣下矣有司敦迫久之先
生爲一至京師而代者上矣方冬寒返京師學者奉先生而
問學焉七年春中丞猶抗章論 朝廷失待士之禮先生歸
至揚州時憲使趙公弘道及寓公珊竹公玠盧公堯賈公鈞
趙公英詹公士龍元公明善等先後留先生身率子弟諸生
受業明年八月除將仕郎江西學士處儒學副提舉九年校定

邵子之書十年十月之官十一年正月朔以疾辭去留清都
觀與門人論及老子莊子太玄等書之本旨因正其訛僞而
著其說至天元年除從仕郎國子監丞 朝命行省敦遣二
年六月到官先是

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而祭酒文正始以所得
朱子小學躬尊信之以訓授弟子繼之者多其門人猶能守
其法又之寢失其舊先生既至深閱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
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知所趨嚮
先生日秉燭堂上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
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
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
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
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真者亦皆有所觀感

而興起矣時 朝廷循習寬厚好功名者奏立尚書省改更
紛然新執政鑄錢貨變鈔法以爲功欲得先生助已而恐其
不可致有士請致先生先生卧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給其
人曰老儒不善騎隨馬折臂病矣四年

武皇賓天

仁宗即位尚書省罷先生陞司業待御史劉公賡拜集賢大
學士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 朝廷徒以吾舊人自臺臣
遷以重國學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贊問師不易得時不可失
諸生勉之皇慶元年正月先生使買舟通州旣行而後移文
告其去監學官愕然貴游之士依依失所依有流涕者長數
十人追至河上懷留不從 朝廷亦遣人追留或厄不行蓋
先生嘗爲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却以尊德性
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

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
先生爲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爲之辭耳初亦莫知
朱陸之爲何如也延祐二年先生深入宜黃山中五峯僧舍
以居六越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鄉試先生出經
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
也同官或恠其平易先生曰於此有真知則言不差江西貢
士二十二人而答此問不差者先生以爲纔得三四卷耳五
年春除集賢直學士特陞奉議大夫遣集賢脩撰虞集奉
詔召先生於家行至儀真病作不復行渡江謁金陵門人王
進德家新書塾所至學者雲集居數月修書纂言六年十月
沂江州寓濂溪書院十一月率諸生拜周元公之墓是年北
方學者爲多明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至治二年易纂言
成二年

英宗即位東平王拜住為丞相勵精為治黜陟臧否

朝廷赫然超拜先生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階

太中大夫遣直省舍人劉崇蘭奚奉詔召先生於家使者

致君相之意甚篤先生拜命即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

時詔學士散散集善書者粉黃金寫浮圖藏經有旨自

上都來使左丞速速詔先生為之序先生曰主上寫經

之意為國為民甚重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

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言輪迴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

意止為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

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超

生薦拔之說以盡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

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

未效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

以示後世左丞曰上命也先生請俟駕遠復奏之會上崩

不及奏而止泰定元年朝廷用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開

經筵進講平章蔡國張公珪領之以經學為之先生先生言

溫氣和經旨敷暢得古人勸講之體廷中驟見文物之盛而

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焉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

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二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

司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

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

為宮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

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倣

金宋之典官府尚從前代典故豈有宗廟叙次而不攷古之

典故可乎七月有旨國史院修英宗實錄時漢人承旨缺

先生總其事分命纂修既畢先生有歸志中書左丞奉

旨賜宴史院致勉留之意宴畢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于齊
化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之亟命以巨貝驛舟追至揚村
不及而還是年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延祐經理
民田時激變額之寧都中外騷動事定

江西有郡縣舞文之吏以減削則例為名增稅三萬餘石者
不得免至治初又行包銀為害亦甚先生

政者泰定時中書會議便民之事先生復以二事為言詔
書始免包銀且命體覆減削之名而蠲除

行至是值宣撫在江西其副齊公履謙與同官成均相敬
如師友先生乃以告之乃和憲司即為除

書言曰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年九

宜有所褒異者詔加受資善大夫賜

二皆有副初先生事張養公同年生老

再相也力薦起光

生會蔡公又去而士大夫多傳其辭

廷考論前經講明正道實國家之令

也而珪以家世之舊懇願之誠備位宰

務仍俾專官自念世備戎行所謂明經

難講明有限精誠未至不能感格惟願

之心切以周尚父授冊書之戒漢申公

願為國羽翼蓋有乞言之禮必於養

文實以諮詢治道翰林學士吳澄心正
博考於事物之曠而達乎聖賢之蘊致
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實與
壤不同粵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學士
前當講說剴切溫潤完厚康健聰明經
蒙恩賜存撫為禮甚優然合召遠資其
子問良非小補未幾

復舉以自代曰 制誥國史二事所以成六一王之大經為萬
世之昭憲比於效一官刀一職者重輕不作若止因循冒昧
常人孰不可為當職世從軍旅歷仕省臺至文章本非所長志
慮耗於勞勤深思道責其在薦賢翰林由字士言吳澄學通天人
行足師表書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此即之文蓋其所造甚
深文學亦其餘事自今。兩朝實錄未如經呈進 累朝嘉言
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合用遼金宋史 先朝
累有

聖旨纂脩曠日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人得失無聞
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耻之心然非博洽明通孰克
成此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贍今不使
自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 朝廷在官優賜存問禮意
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心所合舉以自代允

協輿論天曆元年春秋纂言成二年易纂言外翼成游先生
之門南北之士前後無慮千百人門人表明善言嘗從先生
論及門之士先生悵然曰聞吾郡多俊秀宜有可望者二年
其第二子京為撫州路儒學教授迎先生至城府學者無不
得見焉進而教之靡間晨夕雖偶病少間未嘗輟其問答居
久之則又問明善曰得無有未見者乎後數日部使者郡守
請先生觀新譙樓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丞相陸子靜以示李
者遂登車歸其鄉矣四年禮記纂言成六月先生寢疾病踰
旬奔醫藥使門人告子孫治後事拱手正身而卧乙酉夜有
大星墮其舍東北隅丙戌日正午神氣泰然而薨年八十有
五歲以亥端斂娶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又歷奉議
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先生一年卒哀先卒京以奉
養先生持受撫州路儒學教授稟曾孫男十一當黃會富當

奮曰王異爰甲會界合當早出孫女五適譚觀曾文熊於交鎮黃
出河兩兩程子爲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
迎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
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卒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
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
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奮之百有餘年間師
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
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行其於斯
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一家門
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思廷論也朱子以來又將百年
爲其學者毫分縷析日以明蓋嘗不足少救俗季利欲之禍
而宋遂亡矣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發覺特異常人得斯

簡於茲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
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
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
孰能過之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於邊境伏讀
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

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
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
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慊然
也先生自布衣用大臣薦出處又速道義以之三命益隆遽
至內相之貴稽其立朝之日未嘗有二年淹也施教成均師
道尊重勸講內廷誠意深遠與大議論大事雖可驟見而無
愆又浹治之功者非人之所能爲也然而先生生八十有五
年耳聰目明以終其身得以其季肆於聖經賢傳以辨前儒

之感以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之學者可以探索玩味於無窮矣其於易學之五十餘年其大旨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本諸程傳其校定用東萊呂氏之本而脩正其缺衍謬誤其纂言則纂古人今人之言有合於已之所自得者大槩因朱子象占之說而益廣其精微若項安世玩辭等說則因之蓋致其潔靜至於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十一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書校定以伏生所傳自為一卷不以所謂古文者雜之春秋纂言蓋取近代儒者特見之明以破往昔諸家傳註穿鑿之陋決以已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筆有一代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既采撫羣言各麗于經又用趙氏纂例之法分所異合所同纂為摠例七篇曰天道曰人紀曰嘉禮曰賓

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于禮則入于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之如天道焉所謂例者學者以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卜七篇先生補逸經八篇者投壺奔喪取之小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饗廟取之大戴記中鬻禘于太廟王居明堂者篇名見諸鄭氏註而其文則甚略矣有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迺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記以備觀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于經又別大學中庸別為一書其存者凡三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通論十一篇次先後稍變於舊就篇之中科分擲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其篇章文句秩

然有倫先後始終不至為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闕僅存而可攷者既表而出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矣孝經章句最所早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以為朱氏傳得廿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錄周子程子之書既定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為校定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挈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以邵子為孔子以求一人而已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也先生之傳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衆多浩不可遏各以其所欲而求之各以其所能而文之蓋不齊也乃著學基一篇使知德性之當尊著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晚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又有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說卓

見精識去世俗淺陋之說遠甚而先生支餘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途輟首見於私錄二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攷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紀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厲如秋霜煦若春日論說如江河之淵源沾漑若雨雲之敷沛親切者如劔之就礪薰陶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服即之而氣融比之求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不慈遺文星下墜後死者不得有與於聲光然而自昔墮者所可見於後世者亦賴此而已矣烏乎天乎集之先君子長先生四歲有交友之道自幼侍側以聆其緒餘晚仕於朝嘗從先生之後歸田之日先生已去世數月蓋深嘆其有不可得聞者竊叙所知之萬一以管方來之學者謹繕寫上之國史太常使君子有所考觀焉至元改元十有一日朔奎章閣侍

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虞集狀

祭文

祭吳先生文

維元統元年歲在癸酉十二月辛卯朔二日癸巳奎章閣侍
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契家
學生虞集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近故學士先生吳公之靈
曰於乎惟皇上帝未喪斯文篤生先生在我
聖元肅肅先生早勇進道脫絕凡俗非禮勿蹈方負直平步
趨惟程綏折條分朱之治經既即既安體充用達信其有為
自比諸君宋熄其炎歟而退藏沉潛密微歷覽無方玩心神
明天人妙契時行物生獨據其會私淑諸人其書滿家地負
海涵優游歲華至元以來聖賢繼作爰聘益尊麟從鳳若

君子偕來言觀言依誨言周詳庶至矣歸慨然歸故為世措
則折衷群言以究聖極天錫眉壽安和聰明修辭正經於昭
其成及門之徒景附馨香天不慈遺嚮哭交相昔我先君來
寓茲邑取友定交寔尚道德小子不敏竊聆緒言粗茲有
敢昧其原忝位于

朝每踵先覺承乏滯留詎曰能學自江徂燕厥里五千琅琅
寄詩意速我還屬罹多故得歸孔後卒業之志竟不能究木
壤山頽後死之悲一觴寓哀匪哭其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履常文

維元統二年歲在乙亥正月甲申朔十日癸巳前奎章閣侍
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
謹遣從子國子生官致清茶之奠于近故臨川隱君澹軒
孫先生履常甫之靈曰嗚呼前年癸酉歸自京師哭學士吳

公于兵山之下斯文之勳豈爲其私去年之春徵使定來錢
之城闔負病就醫乃於其間得觀君子從容燕游言論經史
將几奉席衿珮銷只穆兮清風來自竹間逝川沄沄雨雲在
山庶幾德人易我鄙頑爾後爾彥楚之爰之來觀來游永有
以式如何不淑天又奪之端行雅言忽其如遺昔有老成邦
士環歸濯之儒林摧榦披枝一之已甚矣再之爲顧影懷人
孰知我思薄奠寓哀情見乎辭嗚呼哀哉尚享

傳

陳炤小傳

陳炤字光伯毗陵人少游郡岸有聲二領鄉薦登咸淳乙丑
進士第年已四十六調丹陽尉淮東帥印應雷素知其才辟
爲壽春教而留之幕府掌筭翰有進瓊花表文甚清麗人甚
稱之炤以功業自許樂仕邊郡舉者滿數改官知胸山縣應

雷猶留之幙府丁母憂歸毗陵歲甲戌

大元大兵渡江江東西守者皆已降大兵自沙武口冒雪襁
渡至馬洲將攻常州明年乙亥宋命故叅知政事蜀人姚希
德之子嘗居常起知其州以炤知兵起復添差通判常州以
佐之嘗炤心知常無險去臨安近不可守而不敢以苟免求
生同起治郡事率羸僦就盡之卒以抗全盛日進之師厲士
氣以守繕城郭備糧糗治甲兵以輸私財以給用不敢以私
喪失國事身當矢石者四十餘日心力罄焉及兵至城下擁
壕而陣城上矢盡不降城且破嘗死之炤猶調兵巷戰家人
進粥不復食從者進馬於庭曰城東北門圍缺可從常熟塘
馳赴行在炤曰孤城力盡援絕而死賊分也去此一步無死
所矣遣子出城求生曰存吾宗之血食勿回顧驅之號泣以
去兵至炤遂死之宋人聞之猶詔贈朝奉大夫直學士閣與

一子因心澤下有司立廟炤死時有僕楊立者守之不去北兵見而義之縛之以歸它日將以昇人立曰吾從子得生願終身焉若以昇人則死耳從之至燕得不死往來求常州人得僧璘者具以炤死時事告其子孫乃已既罷兵丞相軍士管為炤孫曰城破時兵至天慶觀之主不肯降曰吾為吾主死耳不知其他遂著其觀云一時節義所激如此炤平生多文章兵亂後畧無存者今惟有進瓊花表印應雷壙志應進士等文百餘篇存焉徒觀其文葦者不知其能節義如此也子四八應鳳早卒應龍應麟皆鄉貢進士其曾孫顯曾今為儒陵陽卒獻之曰書門亡而守堂奧勢已甚感而嘗炤死殆無愧於迺遠炤之女邵煥有曰宋之亡守藩方環甲冑而死國難者百不一二儒者知兵小臣倉卒任郡守而死千百人中一二耳若炤者不亦悲夫

白伯顏丞相之取江南行軍功簿大小具在官府可以計日而考之也

國朝經世大典嘗次第而書之若炤之死事可以參考其歲月矣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四

民矣

因厚

信日

大小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五

方外蒙一

銘

龍虎山道藏銘

雍虞集伯生

道家以老子清靜之言為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於
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時去老子
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著於志者凡二十七家九百九十二篇
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靜也後世神仙祠
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槩謂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三
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居真誥或著
其目多云未降於世者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
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以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
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冲

靜先生留用光見知寧宗使有司新其宮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爲泥書之後以宮火不存皇元大德二年有勅重建宮嗣漢天師留國公曰不可以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爲者率其徒各以其力爲之而君見獨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締構雄麗規制益加於舊藏以木爲匱置室中高若干尺內廣圍徑若干尺觚其隅爲八面面爲方格以次受盛經之函刻木爲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龍翊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木貫之下施盤輪令可闕以旋轉言象天運焉工未畢先生去世弟子孫景真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其功也先生之師曰黃君復身復身之師黃君崇鼎至元中佐天師立道教所多所畫諾亦有祠復身嘗鑄大鍾起鍾樓施田益宮中先生名彥綱字叔紀閩人有文章其道行見翰林學士元公明善所撰碑文旣爲藏室亦買田

食其衆以備修葺蓋遠計也復身弟子李謹修從二十九代天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曰

粵若天始虛皇之廷天真文人象氣錄形結畫神丹出圖帝青散芒垂角振耀流霆昭明三光敷落九星縱廣自然非有使令變合萬億出物官靈後聖有作取以爲經五千其文載之兼駢示我清靜遂我杳冥天根之門牝虛玄寧配天作極宰于化亭胤孽緒餘襲武承馨法言神方枚數以達要其宗端如器在型上清有宮萬神攸停乃作瓊室俠列幽屏題囊篆茂刻日雕玲龍韜括藉虎帶紫緋玉氣充達金耀晶燦陽衛雄毅陰官娉婷人不敢聽鬼不敢聽慎爾授受俾若復丁寶茲萬年合增帝齡下土小子集稽首述銘勒作真符後天不傾

大若巖廣福靈真宮銘

臨江道十齋立仁記大若巖曰大若巖者在温州永嘉縣北
百八十里道書所書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廻五十里巖
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之石環中虛容光東啓居者如
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閭險絕必旁行久入莫窮其
所至篝火捫索乃頗有見以爲奇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有
石臺高數丈當其前若門屏然其比有東西兩溪合流道巖
下匯爲龍潭而南出至縣其西溪相傳有赤水時出飲者養
壽今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不常有也沿溪皆奇石稍
可以物象名者若香爐石笋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
可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皆垂百尺一曰谷際一曰
傳巖尤奔怒者也晉永嘉中有傳隱遙王貞白者隱此洞其
弟子朱孺子見白犬走枸杞叢下怪之掘得根若犬者煮食
之身輕登石臺仙去故名其臺曰飛丹臺而枸杞至今也

異常產來遊者皆擷茹之傳王或云猶在時曾有入見之其
后陶隱居著真誥於此故又名真誥岩又嘗煉丹留岩中夜
晴時或望見光煜煜然云是丹光也唐時人間以水旱疾疫
禱輒應咸通七年恩王府參軍知永嘉監崔玄德始請于朝
爲立祠度道士居之予田四百五十畝禁樵采一里宋宣和
三年建三清殿巖中賜名廣福靈真宮巖中風雨不及至今
若新成者又有兩殿五祠一鍾樓皆在巖中道館厨庫在巖
外慶元中道士婁王希皓知宮事皆修治之入國朝用溫
州道錄兼領故其徒散理別業宮廢不治大德四年曹淵龍
始專居之出私錢募人上墾其山下隄其溪水除導其煙蕪
得田數十畝益以已之私產悉以資宮中之用作齋堂治凡
屋之當治者幾二十年而宮事備天子下璽書護之俾以其
徒相傳勿敢有所易淵龍瑞安人其先累世仕故宋多至

清顯故家凋喪乃從黃冠游至是兩彼恩命提點官事蓋佳
士也其記如此淵龍嘗言曰上巖後山近一里得最高處木
石深雄樵者至此每聞鐘磬聲相惑不敢動而去淵龍數至
其處無所聞然尤奇勝也蜀郡虞集曰此子之玄應也為著
銘曰
巖中虛容作室門出震當離日承闕地鎮鉅石朱陶君去百
年赤水隱原木為綿綿曹淵龍修其宮學仙翁百靈受命斥
物怪非有道者勿敢至矧敢壞勒以吾銘示千載

贊

佛母贊

佛念眾生如母憶子怜愛同情抹度殊知淨梵宮中寶月華
雲朝生王子尊貴無倫

辛澄蓮花菩薩像

聖具大慈者手執妙蓮華清淨無垢輪威照虛空界華與
華者無二亦無別我於不二門得見見在華為一大士出常
住於世間大人及我等是故敬信禮

維摩居士文殊像

城裏道日香積飯室中同供妙天花清涼山上千年石猶結
慈雲候翠華

龍眠華藏變相贊

龍眠居士宿慧通親親華嚴法界觀毗盧妙相好靈智所現
非幻作諸大勇識以次來衣冠滿絡嚴飾具迺至諸天諸大
天福德鬼神八部等咸慈並承勳力各隨因地身形勢我思
法雲頂中寶紫金光聚起衆地一毛孔中一切見半月滿月
諸寶玉香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世令我愚蒙得瞻仰願如意真法王子彈指開闢入寶閣普

現正讀卷未來與佛常住金剛定

瑞光塔院贊

大修行入本覺明了脚跟之下十日並照信功德身衆聖伴
繞大家定光恒住佛表

達摩象贊

萬里東來三木契九年壁底影為雙等閑風信生層巖雲散
青天月滿江

昆沙門天王贊

介冑以若容擢斯赫持器不用填獸陰恩播捨在陸惟怪何
思幽禱顯符吁有神師

多聞天王贊

承蒙願力以德為威鎮于夫門人龍弗違我自聞聞寧以多
妙法顯靈七點然天定

老子贊

上古聖神邈若義黃民之識知休乎善忘巍巍其成皞皞其
治猶龍之嘆庶其在此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不有遺老吾何
徵焉熙兮春臺泊兮淵水孔德之容是謂物始

題陳希夷先生畫像贊

集嘗奉

詔祠華陰入雲臺觀進至張超谷拜先生遺象高

遠淵冲々風變化流通之妙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昔邵氏先
天之學上溯其源實自先生出天作斯文焉可誣也而世人
以神仙求之殆因其所見而然歟錢塘隱者薛無塵得先生
畫象草衣蓬跣蓋其終隱而無復當世之意者今集作替集
何足以知先生哉姑以所聞其粗者而言之其辭曰

風霆流形宇宙在手隱顯盡神而已弗有匠有代斲迺反無
為圖書之傳百世之師

二茅山四十五代宗師贊

第一代太師

仰瞻紫虛魏乎祝融飛霞成章流響振空日朗月輝玉質金容上承諸天啓我仙宗

第二代玄師

夷質虛閑靈籙感玄金宮流韻玉樹浮烟衆真會言大帝錫刀呈傳道書筆精墨妙

第三代真師

夙緣應運世胄承祉妙敷人文宏贊神理鹿麝野外縻何間內脩玉晨之虛我懷真游

第四代宗師

紫微受書追奔兩儀人間如帝父留何爲委形虛壇合莫太始遺徑不忘保之有子

第五代宗師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彼勤薄莫之能保群真手遺玉佩金璫知之者希見之者昌

第六代宗師

維昔茅君兄弟及繼茲今繼共保靈爰及玉書所在萬神衛持道以時興匪人得私

第七代宗師

緬游靈岳結友匡廬采秀黃華濯清素藥手握奇文足履輪輻蕭館虛林想見遺躅

第八代宗師

百穀之精結英中庭人以腹實我以虛寧全真玉光神文在世青童復來吾得攸寄

第九代宗師

高卧白雲晨張絳霞弟子如林著書兩家濯神九清騰耀三
景與天爲徒如日之炯

第十代宗師

翩翩鳳儀覽德不遲或隱或顯或來或去運有期質化神通不滯玄
白百廿六歲唐仙宗伯

十一代宗師

絕世之資皆思友之仙緣有定敢廢以私茂松清泉亦復何
須冥心合真樂出太虛

十二代宗師

至神合虛應物無迹強名坐忘銷爾心聲高風華林旭日丹
臺蓬海無師歸求天台

十三代宗師

公私之辨至道名言徒說弗從須頌主恩上經十二妙補遺

闕忝著刻銘無愧稱絕

十四代宗師

神馮虛生至靈爲寶出塵紛揚獨靜以保時成返院我知其
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十五代宗師

瞻日得道其知其真相庭之來桃源始春石龜丑也首動尾
應忽然亡之妙極玄微

十六代宗師

食味養形食氣養神鼎俎傷生忍而害仁我貴食母無假于
外瞻儀有感豈識其會

十七代宗師

世之將危智者去之而彼真入慨然興悲深處叢洞流潤千
里動植遂生風雨時至

十八代宗師

龍章鳳書可制劫運藏之貴虛保之貴定全體皆用誰執其
方欲窮所入弟子忘羊

十九代宗師

旭日未升眾星繁如江南之都依我僊墟金印紫綬於我何
有彼以為貴來斯順受

二十代宗師

域中之大惟王與道我以虛神波以位寶華陽之傳其書孔
多以位時功陰陽太和

二十一代宗師

朝遊寶林著宿玉池微吟所激籟生涼颺玄圃之英濯濯其
羽我翔太清假爾飛舞

二十二代宗師

赫陽吐世赤水騰光引以神鼎灌以靈漿千日道成潛躍自
在盤桓玉童縞衣玄帶

二十三代宗師

赤子童真猶智定得凌虛有音覆水無迹有道之朝暖如中
春執玉振金為時外臣

二十四代宗師

積金之陰其神孔威潛靈感符啓我仙扉兩扉闔開神生懸
景丹光在林人識餘鼎

二十五代宗師

玉華湯空金英散香群仙啟關受契紫皇神明之區有相成
道襲真紉傳天地同老

二十六代宗師

秋空玉塵消春淵冰渙美哉僊儀皇明所贊徒疑其儀弗究其

道臨終之言帝王之要

二十七代宗師

古先聖真鍊質返始往來無方聚散無體我神其真故與之
遇外戶何人欲聞其語

二十八代宗師

土木之崇時息時興我行無為彼夢有徵我歲象帝王質天
粹臨化俱返孰執其契

二十九代宗師

神物之還雷電與俱青李何來報徵神墟發藥群疾泉流林
注以無盡施待有緣者

三十代宗師

太一好生法容禱祠而所福禍則不敢私迷國當誅猶冀冥
報玄獄之愆亦輔名教

三十一代宗師

流星之光下而為人歛情名輝忘言絕塵神丹之來道不苟
授應物泊然是善玄守

三十二代宗師

仙學所能非人間書示假豪素何妨乘餘幾動於微我感以
虛謂我預知孰究玄樞

三十三代宗師

於皇阜陵躬勤孝理爰尚清靜詢于真士手製華巾俾冠
塵疇克稱茲玉立長身

三十四代宗師

發音啓玄托易著明出日入月道正不傾瑞露密降芝英自
生白鶴起飛遂超太清

三十五代宗師

孰謂仙真遺世去之受職于天忠孝是司地道無成含章為美俾揚皇風是用錫爾

三十六代宗師

千萬之一人保純德萬億之一純德之極純極而仙人化而遷父不捨遺仙許子為

三十七代宗師

冠巾裳衣人飾其外我髮以遊返質非怪禁林之憂釋以甘沛而不自神曰天所漑

三十八代宗師

得書石室古仙所留具釋隱言以鎮丹丘天門廣開群真畢來匪憂伊真萬方其新

三十九代宗師

偉平架巖盤遺世塵食地徇形寔帶昇真翅高飛危宇潔非

介飛步神京接軌玉海

四十代宗師

世運向微海將塵飛仙人知幾者至還歸山靈夜呼芝英晝映我保玉書以請民命

四十一代宗師

道之所傳天且弗違孰睥睨之間以人為者可聞者斯非其道告示真士喜守神保

四十二代宗師

華陽之洞壁以玄瓊千歲一開列見仙名仙之為道有化無迹入窮大傳我返真極

四十三代宗師

上清之宗世以賢受景運自新仙裔乃復嘯和吸精保衛聖躬以星斗尊之雷風

四十四代宗師

養素以朴通真以誠內接玄同外法昇平蜚螭伏藏年穀成
遂少見其微已足名世

四十五代宗師

山岳昂藏湖海浩湯玄微備至植宗華陽承光紫闕敷既宋
方九老都君錫爾寶章

張宗師畫像贊

維大宗師天錫耆年雲風恒從不以世遷翼翼小心赫赫盛
服出入帝所長樂無極

吳宗師畫像贊

列仙之儒身為道樞舒卷經綸紳乎有餘宇宙玄言河海偉
量冠服高明雲漢之士

道士小象贊

曖曖曾霄二素之靈超乎象外蔚然續紛中有至真獨立不
群霞鶴羽裾翼異扶道君上朝紫闕手執玉文

序

送昌上人詩序

為禪學者草食澗飲以發明已事為究竟其徒相值於寂寞
之濱一言激厲而頓有悟入則能事畢而遊乎相忘矣初安
有網紀眾多之法哉自其教行中國始有為之深計長慮者
為之條約曰清規嚴潔周密卓然建立數十百年不変而彌
固用能使象際奇偉之士靡然委順而枯槁絕物者賴有以
自養而事其事及其可也儒先君子蓋亦嘆其有禮樂之遺
音焉此豈一日之積哉近世奉佛號稱極盛而名山大刹之
閉或陰壞其法學利彼所謂究竟已事者張張幾無以存其
身而清規微矣節山昌上人歷游諸方獨為此懼迺考禪宗

傳流血脉之的上溯六祖繼明教高之譜盡以爲圖懷以
來京師思有以振之然知其不可而遽去始其數然也且上
人一身何往而不得安處哉而拳拳憂其法之壞若此此其
人所存可知已嗟夫彼其爲教非直天下之道揆法守也然
猶一日廢則不可以立則大夫君子獨無所警乎哉予竊有
感焉因書以爲送行詩叙

會上入詩序

古者君臣賡歌於朝以相勸戒頌德作樂以薦于天地宗廟
朝覲宴享之合征伐勉勞之恩建國設都之役車馬田獵之
盛農畝艱難之業閨門和樂之善悉托於詩而其用大矣至
於亡國失家放臣逐子嫠婦怨女之感淫瀆讒刺之起而其
變極矣於是又有隱居放言之作市井田野之歌謠誦識緯
之文史傳物色之詠神仙術數之說鬼神幽怪之語其類尚

多有之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有乎其身則發諸音而成文
者足以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務者也上下千百年間人品
不同所遇異時所發異志所感異事極其才之所能其可以
一槩觀之也哉浮圖氏之入中國也不以立言語文字爲宗
於詩乎何有然以其超詣特卓之見擗節隱括以爲辭固有
浩博宏達大過於人者則固詩之別出者也而浮圖氏以詩
言者至唐爲盛世傳寒山子之厲音節清古理致深遠士君
子多道之迺若舍風雲月露花竹山水琴鶴舟節之外一語
不措者就今可傳亦何足道哉予過吳遇錢塘會上人以其
詩數百篇示予蓋其平生深得禪悅之味枯槁介特絕不與
世相嬰凡吾前所云者一未始與之接也而獨得其一緒之
清思然日累月吟哦諷詠於泉石几榻之間其運思苦造言
精矣至其貶駁衆人曾不少貸雖古尊宿猶吹求其失而論

之故翰材學士承旨吳興趙公嘆其詩有道味手書十教篇
批諸屏障又因以遺之曰使以示諸江湖庶少慰其苦吟之
心者予因爲之曰春冰結花塵萍都盡秋空卓秀一色空
青是亦可以傳矣而又欲予爲之序噫予歷觀世變與作者
之能事有旣於衷者多矣上人乃欲休予於寥寥澹泊之至
者乎故爲之序

洪吉上人序

嘗聞昔有佛學之士坐大道場領衆或至千人或數百人使
之坐卧必安食飲必時朝夕有所事謹慎整齊秩然有序不
異良將帥賢牧守非有豪邁之才含弘之量龐碩之福殆不
能處此也東南名刹自隋唐至宋時有隆行而寺常盛大抵
正之者多得其人故也近時前輩漸盡爲其學者絕無所歸
依所謂住山者古人或堅不肯出或勉强應世如其不得已

者今皆攘臂爭席者相望矣歲又連大侵隨處魚鼓簫然亦
其教之運然歟荆門在上流百年前兵所交也地氣有所息
故今玉泉樓觀林邑田園之盛沛然充溢地僻無外鷲足以
安禪而容衆殊非東南所可及也住持天巖吉公至京師因
余僚友幹君克莊見之儀相魁偉外撲中寬爲一方之鄉仰
宜偶然哉其還玉泉也交游賦詩以餞之而幹君獨欲其爲
序嗟夫佛學大要莫深切著明於止觀之說茲山實智者所
起也今吉公自其師以來凡所以爲守者至備極盛無以加
矣止觀之書天台多講焉玉泉禪林也必有遺其文而踐其
實者也矣則爲不負智者吉公尚得其人以告我乎是爲序

福履也乃合綰兩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以遺之竹竝立如
鐵石枝葉交錯深至不可測而歷歷可數老木參植其間若
寒蛟古虬角刺距短蒼然真有以共夫千歲之冰雪者石脉
縝密八面具備蔚乎高深而堅潤有以見所托之固且厚者
焉而變化之妙乃不繫於形質蓋其翰墨法度深穩能極古
人神巧之所至而兼之固數百年之寥寥者矣此尤其心許
而神完者也而集賢侍講學士商公德符又曰是未足以盡
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以致此者 聖代涵煦履壽之所及
也真人何可一日而忘報 上之心哉金楊秘監嘗送客廬
溝會風雨不成別歸而作廬溝雨別圖以贈云云真人之行
風雨略相似因倣其意為橫圖長不滿三尺南望則山川回
互白雲謁謁萬里如在几席北顧則龍飛虎伏風涵霧合吾
君之居在焉一橋中分車幾兩馬幾疋留連前卻行者送者

幾不能以相違蓋兩有君親之係焉非依依離別之情也使
公從容之暇指而向焉相望翠華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以
報吾君哉其可又吾兒以溫清之樂而忘所以夙夜匪懈於
天子者即必亟命之歸朝奇達哉運思之深長若此朋友相
諷之義處人君親之間可不至矣乎此又欲以世間筆墨論
之也夫真人家慶之美天下所共樂聞而好誦之者人之至
情也 天子之恩寵可聞而知也群公之詩可詠而傳也獨
二公之意托於翰墨者最為幽遠而精微天下之士有聞知
之者皆欲亟覽之然而未必皆得升饒國之堂而觀斯圖也
故為之序以傳之則吳氏之盛與二公之意可坐想而得之
矣顧不偉與

送薛玄卿序

莊周氏以為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而天下之各為其所

為以自為方廼歷序里崔禽滑釐采鈺尹文彭蒙田駢之為
術而推其至極於關尹老子而後止太史公以紹明世正易
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意為已任然論陰陽儒墨名法之
要指則必以道德為歸聖賢既沒是二子者天下之奇材博
識未有能過之者也而立言若此豈不試而云者哉其觀夫
世變之極存乎憂患之故蓋亦以審矣夫故有懷抱利器而
洽滯屯蒙之間托其跡以自保晦其用以有待者往往而然
至引其道以用世者得失尤較著矣然則生乎千載之下人
有悉其智慮之所達反其不出此者亦鮮矣哉嗚呼可謂智
也已矣今天下分帥以文教為上所尊禮者四十年巍巍高
顯而世莫與之抗物莫與之忌聰明特達之材多出其門慮
深而識達身約而福厚用密而效著世之言功利者惛惛然
以自鉢心刻形尚莫知夫道術之所勝而有材學者方互以

方物為彼此至相胥於厭敗視此不亦悲夫故予切感激於
是而為玄教者吾無不得而游之若薛玄卿氏尤方今之彦
而得於予者也自京師省親江南而名勝為之賦詩多至數
十人皆極其文之所能體之所至吁玄卿何以得乎此者哉
地大物衆未有盛於此時者也美材之生乎其間者可勝既
乎誠使之完神養生以成治而光耀於天下則何可及也然
委其美於不制使終無以自返宰物者亦何心哉玄卿為人
清明而能靜為學弘博好古書法為詩有飄飄凌雲之風其
材固足望也因書所教言以為送行序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

國家嘗以歲必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禮祠嵩高山衡華恒霍會稽吳岳鑿嶽閭之山江河淮濟澮四方之海與汾陰之后土
凡十有人必延祐六年祠恒南海會稽縉雲者趙君虛一也

君前奉被制書佩五品印治處州仙都觀未行且充使別以
內旨遂禱心夷戶廬之山而至仙都焉昔君去家而遠遊也
奇山幽洞無所不探訪師友以究其清靜寂滅之說草衣木
食結茅武夷之顛以居人跡近絕自其學之者蓋以為古仙
異人矣庸詎知 朝拜馨香日貫衣羽衣持節為 天子使
神明於海山之間乎 天子之使出有祠事於其土則其守
令率其屬發傳除道迎入府舍躬導至祠所依使者致命畢
乃敢見使者使者既祠即行不敢留蓋重事且懼勞人也庸
詎知得以遊事優游名山之最於天下者乎是一二者常不可
兼而今兼之斯可謂榮幸矣比予在奉常與今御史水君奉
祠而西君在行跨山踰河越隴抵蜀予二人執御唯謹忍奔
軼不克敬天事而君縱鞍掉策飄飄然凌雲御風歷窮險若
平地雖亦君至公之猶羨道之也然則北南往來雖萬里為專

使於是向有哉予獨念夫所謂任廬武夷者於予家猶東西
家耳夢寐想見其處聚糧辭親規往而不可得或僅即其麓
而返見君之行不能無慨然於中矣雖然好道者古之君子
必有與予同志者深隱高蹈而不出聞有客自京師至且攜
予之巾袋忘返將從之而招予者乎嗟夫長林後鶴不識使
者之光華或驚懼而逃逝願楚辭從騎返初服而接之庶一
遇乎不然不得而見之矣此予之私禱也乃若榮使者之出
而送之者則有諸公詩在二月已酉蜀唐集序

貞一蒙序

某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二十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
間即自洗滌以讀書為事其書既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某
其敬焉至於職方之紹元所備善遇輜軒遠至輒抽簡載管
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

必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糜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嫌其心
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儀禮嚴介若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
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既從事道家之學
不齊於世用乃折而托之文章宜其過人遠矣嘗以所著貞
一彙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慎所當言而不詖
夸浮以為精神也言當於是不為詭異以駭觀聽也事達其
情不托蹇滯以為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瀉以失本原也
若是者其可少乎予嘗聞為老子之說者曰欲靜而不躁也
重而不輕也要而不汎也齎而不曲也容而不苛也畏而不
肆也舒而不蹙也節而不滿迫而後動不先事而為必也審
而後言不強所不知妄窮而變也若是者於出而為文何有
哉本初蓋得之矣而其能及之者誠以知而未能者也本初
尚有以廣之乎觀其書誠以某言求之

送丹稜史講師詩序

三百年來史氏之族凡三處皆甚大為世所稱羨在國朝則
有鎮陽丞相家在昔故宋則有越上世相王封之盛吾蜀史
氏詩書文學之士子孫衆多視二族無媿焉嗟夫勳名富貴
庸有時而銷歇孰能高舉遠引於埃壘之外乎且老子故周
柱下史也世以李氏為其後夫因官為氏安知無目別於史
者千載而下聞其風而起者乎史復初自丹稜來飄然有
凌雲之思使其食九霞而賓二清則所以華其宗者豈丞相
封王之足擬哉吾青城山中多古仙人可與論此事毋齊齋
京塵為也故作是詩以送之

有懷牡丹坪花開大如斗歲時誰能觀上古有逸叟晴雲覆
其顛雲氣繞衣袖清露以為漿丹霞以為糗自我之不見靈
芝歲二秀仙人史伯華為我千萬壽人間無所持紅日炫當

潭州重建壽星觀記

古者六宗之禋星居其一大宗伯以實樂祀日月星辰辰者日月所會也故魯元為壽星之祠也秦人立祠于雍自日月星辰以降祠廟百數十壽星祠在焉說者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在狼南北地則參崑之下也占者以為人命應之恒以秋分時見也南郊有國者以時祠之其地焉然則一祠也俱謂之壽星唐開元禮壽星壇既祭老人星又祭角亢七宿蓋兼之也荆及衡陽之野上應翼軫而潭州有壽星之觀則以長沙一星在軫身而軫之餘度入辰故也宋政和中湖南漕臣以潭之子城西北隅所為明地者作之以為有喬松蒼龜之瑞方是時人主崇尚道教禱祀神異四方依

放以將順其上何可勝數然夫數十年者為淪沒訖不復存而壽星觀獨傳至于今不泯豈非上下之應次舍之限官者不可誣者而所謂淵耀光明之下屬必將表見於斯也耶然觀舊無田以備瓜華之奉慶元間自岳麓宮分餘業給之乃見奪於勢方不能全其有至大已酉之燬住持提點石以能與其徒勸眾人出財累輯以新之壽星有數萬言有閣鼓鐘有樓藏經有室翼以兩廡表以三門而觀始具可謂勞而有成者哉表著其事以示久遠而竊以為壽星者禮誠當祠宜自天子置祠官頒之法應祠在郡國乎則為郡國者當治之今至使方外之士殫其私力以為之者何也且今為道家者自玄教六宗師嗣師為朝廷所尊貴予嘗見其在廷中為公卿言有國長久之道皆合於清淨無為之說其所謂祝釐上方者意甚深遠壽星果有係於壽命之應必能推而

明之以報乎 上哉夫論次用事鬼神之表裏予所不待辭也故因其有請而爲之書焉

四川順慶路蓬州相如縣大文昌萬壽宮記

文昌宮者蜀梓潼縣七曲山神君之祠也曩蜀全盛時崇信祠鬼神之宮相望然多民間商賈里巷男女師巫所共尊信而已獨所謂七曲神君者學士大夫乃祀之以爲是司錄主文治科第之神云宋亡蜀殘民無子遺鬼神之祀消歇自科舉廢而文昌之靈異亦寂然者餘四十年延祐初元天子特出睿斷明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而蜀人稍復治文昌之祠焉是時余在奉常充博士適蜀省以其事來上予請訪其廟門曰石文開化之祠未幾今翰林學士承旨雲中趙公世延方爲御史中丞移書集賢以聞 天子爲降璽書褒頌神君甚渥而祠文昌者日盛矣所謂寶華之祠者在順慶路

蓬州相如縣清泉鄉慕蘭里作之者南平綦江等處軍民長官衛君琪也琪之言曰寶華之爲山綿亘千里至是卓然爲室率左山曰玉狗右山曰金雞南山曰毛女峯皆有古仙人道蹟四山之中寬平高敞者餘十里大溪環市曰仙城鎮其足君神明者如此而衛氏之先有曰幹者居是峯好治祠宇子孫世守之至今表曰衛幹洪幹三子最幼者旣死爲神里中里中人祠之其餘堯輔以朝奉大夫知隆州隆吾州也唐輔之子大川又爲祠以奉其先時衛溼貴實與之運讀爲請于朝名其祠曰集賢今文昌宮即其故處也然則琪之作此非偶然哉琪幼好道術能嗣行文昌之法事神君者多師之始與遇京師予使江西又見焉以宮記爲請於感 聖天子赫然興科舉未及暮月萬里之外巖絕之邑已有聞風而興起者信乎其神矣且足以見吾蜀之文運果非他鄉之所及

慶州路小嶺山紫虛觀記

今爲道家之教者爲宮殿樓觀門垣各務極其宏麗象設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爲天子致福延壽故法制無所禁惟其意所欲爲自京師至外郡邑有爲是者多少來告而求諸君大抵侈國家宗尚賜予之盛及其土木營繕之勞而已蓋嘗執筆而漢曰世俗之卑隘沉溺甚矣安得遺世獨立奇侔之士可以發予言哉而縉雲道士趙虛一聞而喜之曰何哉子之所欲言也薄曰少微處土星也子卿有少微山故郡得處各而常有神仙道士居之在晉時葛玄嘗鍊丹於此有遺井焉今猶曰葛翁井翁嘗取水而浴丹者也若靜靜能杜光旃葉法善皆郡人今所謂紫虛觀者宋治平中所賜者也其後高宗理宗皆嘗親爲書賜之故觀有垂章閣所以藏是書也觀之道士甲乙度人以傳分四院曰東華南臺西真

北極世以次居之

大元至元丁丑燬於兵觀之主者即更

成之累年而畢工蓋其地去州城數里四山隆然中窅若玉觀之正殿在焉西北兩水合注於前而去蓋勝地也然歲久無爲記者吾子寧斬於言乎請言觀之人若有近於子所言者若夫葛仙翁杜天師世多聞真事今所言者保冲大師盧仲璠徧游名山歸終茲觀秩、有條理乾道丙戌之歲年八十一乃召其徒而告之曰數至九九而極矣吾將返於數之所不及也乎揮手謝衆即坐化去何太師爲之賦詩若曰子見白鶴自斷雲中來非予故人也耶又有章思廉者名居簡以字行時稱思廉先生桃源鄉通仙里人也父景陽故儒家旁通方外之學及思廉師王清烈於觀中授靈寶經有得每日望太陽吐納遂不語不食久之暑行不揮汗祁寒不襲衣或坐立巖然不動者通夕行志如奔馬而塵不驚人各從其東

西行比曾若與思廉面語及合而即之則一思廉耳觀中主者嘗畫吳宇傲衆思廉輒取筆改火爲水未幾山水大至人固已異之而水所過處土去而石存巖穴若厦屋思廉常游戲焉人或叩之禍福皆懸應也有進士從思廉問應舉當得否思廉不對而與議論輒及經義及試得題思廉所與語者用其說衆高第故儒家者亦信之時郡守錢竚尤敬異守有從父以從官家居因竚求見思廉思廉望見遽呼曰大資後果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其効治鬼物已疾苦尤效自達官貴人至里巷莫不神明之矣亦以仲璠歿之歲歿八日始斂肌骨柔潤如生云又有徐泰定先生者名虛寂有道人吹笛過之授以雙筆遂善畫山水後十年吹笛者復來爲詩招之去相傳以爲呂洞賓云此二人者豈不足記乎予又爲之嘆曰劉更生博學之宗作列仙傳君子傳誦之顏清臣忠義之士也而好言神仙事書之金石而不厭世或病之噫是足以病顏公乎哉古之君子思欲遠游輕舉後天而終常托赤松丹立之流以自見者其志果安在乎予重違虛一之三言遂書以遺之俾刻爲觀記使知道觀之所以長又蓋有在於此者虛一之師曰張希微希微之師曰吳夢樸南臺之系也虛一既有聲公卿間遂以宣命管道教建康泰定乙丑又拜

聖書兼

護其觀今任特馬祖墳因虛一來求文云

白雲觀記

雲州之西有山曰金閣洞明祁真人擇勝修真得地於山之谷中谷口在州南十餘里官道傍宛轉深入乃得至其處真人之道其宗曰全真道行定於州里遠邇嚮從至元六年故丞相忠憲王安童適雲州問州之父老曰此有高道之士乎衆以真人對丞相屏騎從見之問以脩身治世之事丞相感

焉故其相

世祖皇帝以清靜忠厚為主既而罷相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云多真人之說云爾後復召拜丞相丞相固辭命益驚將不敢拂上意往決於真真曰昔與子同爲相者何人今同列何人丞相悟見上辭曰昔爲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師友今事臣者循進與臣俱臣爲政能加於前乎上曰誰爲卿爲是言丞相曰祁真人上嘆異之故丞相亦不父在相位而真人由丞相得封號矣既得封當居京師時大都新城成真人買地以築屋在今宜民坊白雲樓之南纔六畝耳其後沈某主之始作正殿方丈買地二畝半以種蔬其後惠某嗣居之聖老君與其門人四子象於殿中作東雲堂以待學者繼惠而居者韓德靈泰定元年真人苗公被召遇茲庵改稱觀韓又彩飾象設大作供器鋪

設之屬二年奉勅作鉢堂鉢堂者其徒列坐於堂堂中設盃滿注水有盃焉盃大容數升窵其底作蟻漏始坐時置盃水中上水滿盃乃得起蓋幾彌日矣全真之教群居以脩其道者如此施財者其人爲錢摠若干緡今夫道宮之盛在京師者以國家之力爲之宏麗者甚衆而白雲之觀蕭然數畝之宮成於攻苦食淡者之手與財者多信善之家是以可久而足記也泰定元年五月予期過雲州道中聞異香數十里不絕心甚異之而莫知其說後四年之過也適與玄教夏真人偕偶及之夏真人曰祁真人居此山素有道術或者其有沒而不亡者耶六月自上都還舍驛騎步入谷觀祁真人隱處風雨之聲與山木澗泉並作凜不可久留遂去之天曆二年六月被召上都又過之爲僚吏從者言昔事言未既香大至數千人共聞咸用嗟嘆欲言其事於金閣未可併識諸

此使觀者知洞明之所以能神靈者其論道蓋有足傳者云
蒼玉軒新記

閔皂山崇真宮中有竹軒曰蒼玉軒者宋淳熙中陳宗師元禮之所作也宗師文雅名一時凡公卿大夫士無不與之遊爲之賦詩者多至二三百人其尤著者平園周公必大良齊謝公諤誠齋楊公萬里野處洪公邁晦庵朱公熹樞密羅公點待制徐公誼尚書沈公誦閣學蕭公達月湖何公異舍人張公壽司封田公涓知監徐公得之般園任公詔澶淵胡公思成皆見於宗師墓銘尚書章公頴之所撰也江右人物於斯爲盛乃今於一軒之中森然若將盡見之其爲蒼玉也不亦又且大乎於戲昔者群公追德文章之懿非直矜一時而已者也而元禮與群公相上下而無愧也則其材識於蹈世用也何有願且游乎方之外亦豈有求於群公者哉然而群

公之於陳君也謝章索辭而不爲感陳君之於群公也陳歲時而不爲詞百年而下猶使瞻昔慨慕想見而不能已此其高風雅致詎可以淺淺論哉噫盛世之措模矣延祐二年玄德吳真人奉旨修祀至其宮燕於所謂蒼玉軒者樂其勝而深感夫昔賢之事也勉其徒尊之而以其事示集集惟先公在孝宗時嘗識天下之賢而薦用之日材館錄其書故在若平園良齊野處晦庵皆其人而誠齋盤園又門下客也於是重有感焉而爲之記
年也其徒
於宗師

爲第傳云

著存閣記

玄教大宗師吳公全節作明成觀於其親墓之近奉其父饒國公母饒國夫人之象於別室使弟子治祠事他日於心猶以爲未憚爲尊室以度之取祭義之文名曰著存之閣謂其

京有隆然而起者曰黃山自唐末五代時郡嘗爲廟以祠嶽
神久之廟廢宋大觀間里人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
太子太傅致仕清河郡開國公張孝純率其族始作廟於山
麓費錢幾百七十五萬四年五後成二百年來湮廢殆盡獨
其前殿合樂露臺之址方廣百尺堅緻高爽可以推見當時
之盛焉國朝中統初庶民方勝於兵戈塗炭之苦喘息未定
思徽惠於神以求休戚之福守巨玉龍脫鱗奉行 詔書率
其人以興廢乃以市民董瑛爲能而任之經營十餘年始能
成建大殿五間有棗西廡有三門有別殿有旁殿規制宏壯
丹堊金碧與凡肖象繪塑之工則出於陳吉兩師弟子之手
時號工巧邑士朱璋嘗記之而未及刻也五十餘年廟日不
治棟榑用推堂覺如圯惟東廡與門垣略存其餘則今曹侯
來治州事始下車禱雨黃山 頌而蕭條慨然興嘆遂與僚佐

議新之曰不可使神無所依也迺以 詔書所以責良官者
自任輟已俸以先之同官景從吏民望應財用不圓乃求羨
材擇善工諷言曰合廉且能者以督其成脩大殿及門柱露
臺起東西廡十間周繚以垣高以仞計門樹屏複增廣最工
足於傭役不及民侯親爲餉以勸相人用加勉始於天曆已
巳之春成於明年之夏既成儒士王淵杜温用王亨之言請
於官願刻其事於石俾前郡學正李德昭來京既求文以記
之予聞曹侯之治郡也清慎而樂易爲政本於教加意學校
之事勸命闢地三千畝植棗果十萬餘儲糧千七百石以備
用民之來歸者百餘家庭無諍人獄無留繫民愛信之終始
如一庶幾循吏之風乎侯名鐸字振文洛陽人官奉議大夫
政成且還朝後之來者知其成之不易尚思尊之以庇其民
人於無窮焉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七

方外藁三
雍虞集伯生

記

新修開元浴室院記

袁州開元浴室院者故唐寺也宋時僧善相主院有回道人者愛其井泉甘美時來從相飲久之留墨二丸與相而去湖南轉運李申好參訪或語之曰呂洞賓在袁州浴室院有墨寄其主僧可徵也李道過求之相相曰有回道人寄墨無呂洞賓也出以與李蓋黃金云明日回至謂相曰人知我矣遂與俱去不知所終自是院無居人荷塘山僧間來視之不能言也獨謚嚴原居之久廢弟子曰法珞法琳自幼參學承事雪巖欽禪師與入室之列孤舟濟在宗勝海印如在慧力虛谷陵在仰山皆嘗禮之使分坐說法皇慶初元持鉢遊旁郡

頗以藥石濟人歸而傾其囊得金若干遂以葺其院建大屋
曰毗盧法界象佛菩薩天人龍神其中曰華嚴海會端其徑
遂高其門閤又有撫州判官李某鑄銅為浮屠紹興鹽司丞
周立禮買田施之而琳來京師求文以為記予嘗聞佛者之
言曰呂洞賓仙父既去後見黃龍超慧禪師始究竟今又與
俱隱云相為人不可知要是可與呂俱亦異人矣然則夫所
謂非幻不滅者果有一事哉二人者游戲示現將無為人之
深心然而卒莫能繼之淒涼寥落百餘年而有待於琳者何
也琳適大司空於燕之仰山山本廬陵人其傳法遠祖
曰青山辨山谷黃氏之際本豫章人皆江西也故仰山為琳
開堂集眾傳衣拂付之俾嗣其法焉由是王邸戚曉貴臣之
家多知琳者名聞天子被璽書住持撫州梅山廣濟禪寺大
司徒真乞刺請于帝師加其號曰佛慈普濟妙慧禪師而別

出書護其院者則食宣政院事阿刺者恒斯之請也故為述
偈以贊曰 大乘浴室表清靜光明成就福德聚神王持地
不動身寧隨出相有毀廢外道仙人與尊者二俱自了去不
返草深并泥古道斷百歲來者隨空寂琳公歷事諸古佛慈
愍因地不思議歸蓮已玆若塵沙成此毗盧妙法界嚴然宮
殿彈指頃華嚴境界種 現集雲老人破顏笑印爾願力堅
定故永劫不壞常現前續佛慧命度眾生回向當代殊勝常

相山重修保安觀記

撫州崇仁之南六十里有高厚博大之山焉曰巴山唐名臨
川山今日相山者也循其麓二三百里有餘不能周升其巔甘
餘里而後至歧而上銳自郡城南出已望見之邑之官舍民
居當陽者莫不面對雲如縷出山中盤礴覆冒膏潤充溢衣
波草木阮谷之穴溝澮之通堰埭之錯節宣蓄泄以為稼穡

之備其利無窮矣是故吏民朝夕瞻仰一食必祝設不幸有旱溢妖沴之變土木螟蝗之孽無小大遠邇奔告稽首得所願欲乃已嗚呼高哉穹窿歎卒之在望也其神明焉可誣哉而邑之父老言先漢時地本南昌西南之境梅君福尉南昌有所捕治至焉樂君巴爲豫章太守亦有所勅治於此二君有仙道方術以輔其政化辟除邪其禁止淫黷使民不逢不若離其害是以德之而不忘皆有遺迹祠宇在山之支隴唐鄧君紫陽本郡人葉君法善縉雲人亦曰南城人皆常往來脩兵山中故宋時即山顛並祠此四君者而使道士守之梅樂山下之祀祭不廢乞靈之人以四君爲歸矣紹興中郡守歷陽張公孝祥嘗刻石者其靈應而石亡久矣其文亦僅傳開慶己未用漕臣守臣言禱祈之應封四君爲真人端平甲午加封真君比自有褒稱咸淳辛未守臣四明黃公震端嚴

有識士也至郡連旱大突荒政斥罷祀祀獲福於社稷山川就郡城望拜茲山道吏迎四君之夢果得雨歲乃熟去爲祥刑使者猶屬文道其事刻石山中俾後來者知敬恭明神而不隄昵于邪淫云內附

國朝仍用道士王祠

天子有詔書祀名山大川則守令

奉 詔敬祠歲侵守令迎禱如故事民間之禱祠無所禁也然山高以險祈報嘗在夏秋時冬來寒山氣已凝爲冰雪守者非清苦不能恒居四方冠褐者畜緣文書活合苟瓜華之微利人迹罕至則鳥鼠散祠宇頽圯像設暴露農民顧瞻傷但不知所出今監邑承直郎唐元保童大用嘗奉

詔書致祭見而感焉未暇及也在官之明年爲後至元庚辰四月旱種不入土禱於山麓樂君之祠其應滂沛甚異七月又旱合群祀而禱之亟迎四君之象皆至縣治又得雨郡吏

以旱之迎梅四君者兩亦應而送神還山自其荒涼以懼以
愧究諸其故則主祠者無固志之故也邑中景雲觀道士黃
處和事文教太宗師吳公於京師吳公命處和歸主華蓋
之山而正一三十九代張天師已令王應真主華蓋得度第
子以居既有成績乃移處和埋相山苦四至者爭利而弗卹
也保童君乃為文書言諸主道教者請以處和自度弟子嗣
守而尊之未數月張天師吳大宗師還書悉如保童之請相
山先有上清法師孫慶衡受 聖書領相山而留待上方不
能至處和遂次慶衡為相山甲乙之始云保童生居近山之
士民曰姓某者各出財以施黃麩和耕石田飯蔬食披捺刊
木躬先徒工遂以至正辛巳歲九月克脩四仙之祠道衆之
舍門廡庖庫以次而舉監邑通敏有才器治事有方略久而
民益信服之是以作茲山也不煩勞而迨其成焉山之人不

敢昧其更始乃相與伐石而葺其堂云保童之同官前令奉
訓大夫新知寧都州益都丁也先今令承務郎郵城任果前
丞忠顯校尉同知寧都州縉山張榮人之丞從仕郎某郡張友
諒若終共任其事者將仕佐郎王清豫章舒文琰今尉楚國
程世臣典史豫章胡天祥代胡者沐梁石成玉也至正元年
歲辛巳十有一月朔旦具宮廡存記

勅賜黃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

禪宗第五代祖師諱弘忍生鄴州黃梅即黃梅為道場說法
度人傳信之衣既有所付遂去縣二十里入馮茂山以居及
歿弟子奉全身塔焉學人依歸聚為大刹唐人尊之曰大滿
禪師塔曰法雨寺曰大中東山之寺南唐加師號曰廣化宋
景德中改賜寺額真惠其初律師居之祥符八年成禪師來
住山始葺為禪院住者十二人演禪師來而東山祖庭益重

宋之季年國寔日蹙漸以邊陲受兵州吏民奉師遺體入城
求福州果以靈貺按堵不遘鋒鏑而東山見燬于兵既內附
日以安輯富庶僧了行乃躬事土木崇精舍于州治之東以
奉香火之留者又入東山汛掃寺之故基而致工焉塔廟庭
宇粗立而行老至元二十九年僧大通繼之成佛祖殿僧堂
方丈鐘樓之屬頗稱華麗皇慶二年三韓萬奇上人從潘王
奏請還祖東山事具義公託至治二年通又者今在持法式
方爲虎溪第一坐通率衆具禮請主其山是時寺之食者衆
積弊紛拏稱貸以給式至精勤自持大作三門黃金飾題榜
作大殺奉祖師作

經閣藏殿而蒙堂安老堂行堂庫堂萬佛閣照堂庖漏垣廡
次第皆成而通公前所作多庫下不稱且以弊告又撤而更
新之務極崇勝給壤之田有鳳源來福東積復古阮家鉄壘

筆庄或復或創凡二百餘頃其屋宇器用之資又日完以富
鍾鼓鐘司禪侶雲至式致用而有文又備百丈舊規而行之
江漢之間隱然一大關閘計其經始至于落成才七年爾向
其敏哉施財者自郡帥韓某總管見其等凡若干等人其成
者則大觀惠孚希稜也式又曰今 國家崇尚象教古昔
莫能加今東山之成願力所就蓋山川之靈實際景運而祖
師名號非盛代所命不其闕乎乃走京師將請諸朝中政院
使李公信家本三韓二韓有上人曰覺元日智承運以其事
語之李公信與其妻龐國夫人崔氏並加敬慕擅施必親又
齋沐聞于中宮製金紋伽黎大衣以賜出宮中金錢萬緡與
之俾半脩塔廟半爲長明燈之資而式亦賜金衣受 聖書
號曰佛日普照大禪師四祖信大師真身同在節同奉入城
又同時各歸故山故亦同有加黎然燈之賜焉 年

月三日藏法師具以奏聞 天子乃賜四祖號曰妙智
正覺禪師五祖號曰妙圓普覺禪師而 詔翰林直學士臣
某為文記之勒諸東山之石臣某嘗問諸佛學之人曰釋迦
二十八傳為連虜入中國為初祖祖祖相承至忍大師而秀
與能分南北宗南宗既為六祖弟子尤盛可知者十餘人而
澤會南岳讓青原思最顯思之後分雲門洞山法眼三宗
會之後主李密推會為第七祖而於南岳之傳頗議其任心
即脩為未盡然密不一二傳遂不著於世而讓之後為為仰
為臨密數百年來術迹盛大多濟子孫它宗莫及也東山之
而禪也實始戒戒雲門之系也實盛于演演濟之六傳嫡孫
演在山時從者常千人而佛果勤佛眼遠佛鑑勸前室靜開
祖寧五祖自皆得法於此此六人者出其法益張以大而勤
之後若降若果皆振世卓然之豪傑其所警發又多大人君

子而東南之言禪者大抵多其後人矣不亦盛乎嗚呼自忍
師發迹茲山而戒中興之於五百年間始法運也不然心
宗無門之說不絕如幾疑似幾微之失將何所底止而於
哉慈寺之記所以不可不重也況式以五十年未就之規七
載畢事天將啓其人如式演者於是乎故為之銘曰

魏之東山大士宅蒼松歷見歲七百藏真實高面不隔精
稟具至陽德真實不壞過金石流光萬天夕芒白有睹其
朝日赫承運出見保邑國來歸有時用無迹素華淨於水
色沉之天宮日萬寶積上當星漢下連澤九江巨廬在几
神與能龍獻力諸天駭奔從帝釋暨早立判成勿亟誰其
若行通式臣某著銘 帝所錫咨爾法界衆神伯持地三林
各述朕祖號具足如 帝勅輔我
白王元鎮無極

大興龍普明禪寺碑

天曆元年九月庚辰

皇帝遣工部尚書臣工弘傳

詔翰林命臣某製大興龍普明禪寺碑文

皇帝若曰昔我

皇考武宗皇帝撫電朔方朕生之二年歸繼天統在位四年而奔群臣

仁廟臨御傳至

英皇當是時權姦用事讒譖離間宗親近屬幾無所容海內之為地也炎霧噴毒往鮮生還而使朕居焉閱歷廿年有安無苦朕於是憂中心以求宣兆上天垂祐祖宗鴻然不致然乃捐金元一即瓊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藍以會天地 祖宗之昭况以介福于

皇帝 太皇太后又以緩保其民人焉創始于至治元年十

月六日締構雄麗嶺海之間鬱為奇觀朕雖未嘗躬落其成而想見其慶常往來于懷也朕御之始既念壽考因賜名曰大興龍普明禪寺其紀朕意托諸金石俾示悠久臣某拜手稽首鵬言曰昔者大舜履試諸難殺于高宗舊勞于外蓋雖聖賢之資猶必困心衡慮而後膺天之重任而成帝王之能事也今

陛下躬冒瘴癘備嘗險阻則其所以下悉民情上感聖德者夫豈一日之積哉且夫項坐流離之餘人之常情豈暇他顧而

陛下於斯時也曾不以動其心顧方卷卷君親之思問問庶之善不惜萬金建大佛事以致其誠嗚呼君天下之量固已見於此矣不亦盛乎且臣聞之天之所以照臨萬國者日

月之明也茲於淵潛之所錫與龍之美名伊昔天之下咸仰
觀其隆平之効炳煥赫奕以至於萬億年而無窮又言波瀾
之外獨可得而私敢述銘而刻之銘曰

於惟 聖皇受命自天本固支分正緒有傳天相峻德攝沐
風露以恬以康貞幹之固旃旆龍旂來歸孔時自乃師武至
公向私肅肅清宮夙夜溪載而猶固讓至三至晉赫乎當陽
思舊不忘曰我梵祠在波海邦昔瞻廟朝莫獲近只親謁下
氓顛崖病只言依佛乘自我祖宗曷既予懷於焉依宮惟天
祖宗錫我景貺茲不表章闕被顯望乃錫嘉名如日之升文
臣受詔刻石以徵咨爾長嶺龍君瀉伯波瀾不驚各率厥職
鏗訇鼓鍾來儀來朝內嚮而趨 天子匪遙嗟嗟遠人
天子念爾念爾艱食饑征用弛 天子無爲一日萬幾號
不勞心而爾是思爾育耆老爾育婦子均感殊眷仁問伊邇

詩詩斯文金石相宣謳歌欣愉於斯年

成都路正一宮碑

蜀之山川高厚而深遠故其生物也特異之武林能夔傑之
士世世不之然猶不足盡其神氣之秘縕於是有人神人仙者

圖赤斧之流出乎其間而世所共知者漢正一天師張陵

遺跡幾徧西南事最著其與利若監井之屬至于今賴之其

後者朱批推王保和等尤不可勝數最近者且百年有法師

劉浩然碧雲庵道士張今者高行奇術近接耳目里中兒女

子能道之故成都青陽玉局諸宮築然以名天下者非一日

矣延祐二年春予在奉常被旨修歲祀于江瀆禮成且還思

昔之所聞而問焉凡宮室樓殿蒼乎其幽黝乎其潛萃乎魄

乎其雄傑高岸不可測者亦徒見夫深林茂木清泉瑰石而

已求其人固不得彷彿而從之也蓋爲之躊躇歎息而不能

去四川儒學提舉云於此有曰汪君者幾近之修漢
天師張氏正一法持戒嚴其飲食起居之堅苦自其徒有不
能堪蜀大旱祈禱無所應吏民走以要汪君君以其法致之
兩立至大水又以要汪君兩立止歲以不害君夫疫癘鬼推
之撓吾民者得汪君指顧皆帖息如常時汪君出道見者無
男女老稚皆拜伏車下如見神人自行中書省肅政廉訪司
凡官府郡縣咸信尚焉未始少爲之屈也成都守陝撫度地
於城中之西偏與前守共構室處之遠近之民吏軍將商賈
送竹木瓦石金弊米粟與百工操其伎自獻者四面而至矣
於是宮廣若干畝制室爲殿者二一祠天帝一祠漢正一天
師爲堂者幾祠某神爲圓庵及東西屋以居修真者而居汪
君者曰草堂爲屋若干間門廡厨漏庫庖悉具細始以延祐
元年二月成於三年之八月總凡役者郡人徐慶原而汪君

降然若不與知者也既復命予以汪君事語玄教嗣師玄德
真人吳公全節真人曰此吾龍虎山中學道弟子也西游青
城七年矣未幾成都守臣上其事集賢院以聞有敕賜名曰
正一宮正一者本其法所師之號也汪君名集虛字太廣
信人今守國人元帥紐林公之孫元帥自

憲宗皇帝時以兵取蜀有大功前守張氏名雋河中人嘗在
宿衛玄德真人曰子本蜀人又嘗使過其處宜爲銘銘曰
維蜀之都金城靈靈關秦關文漢作休養自爲教完最
唐闕世千百以安爲常或伐而服或據斯取兵無父構旋按
攻堵雍繁靈墟數丁剷除靈靈數百年公陵均墟既撤而息迺
見牙孽承時嘉澤更長斯洽神帝靈仁惠肯顧依宰于燥滋
疵厲勿威厥惟清靜克通神志靡祈弗應相我人士人士作
宮敬報神師有儼有臨匪僭匪私於皇天子視遠如迩

郡奉朝聞夕出封璽曰此是遠人執保孰安苟相之道子曷弗
從伊祝何秘于躬受福嗟爾眾庶視此明勅毋邪爾思勿貳
爾心物辨志定正一是欽可以安亦可以長久各不虛造是
用嘉爾

元宮碑

皇慶二

月使召靈妙真常崇教真人王壽衍於杭州以

弟子張嗣

從十月至

闕賜見于嘉禧殿館諸大崇真萬

壽宮真人使嗣頭夾言曰其所領開元宮其因華具有始末
惟不傳是懼請記之按舊志杭故有開元宮唐開元中刺史
陸彥恭用詔書所作乾符戊戌燬于火後五十九年吳越文
穆王復其舊其臣林鼎記之宋景德丁未勅改景德觀後十
六年有以私財脩之者進士陳戴記之然俱不復存嘉泰甲
子寧宗以其潛邸為今宮復賜名開元并祠廟伯命大洞法

張某主之宮在祕書省之左紹定辛卯燬于火只重作之

廣以大宗正司故基賜田七十九頃道士十四人以居

大元至元十二年行中書省杭州即故祕書省為署二十八

年大火省及宮俱燬省故隘庫不足稱大藩之容觀取開元

地拓之出金助開元主者董君德時及今真人購故宋公主

第以為宮公主親理宗文有司護作唯恐規制工伎甲於當

時至是易其樞桶門陞榜署因加表飾設兒位被服以象其

天神帝仙人之屬隆隆然湛湛然真神宮殊庭矣明年翰林

學士承旨間公復記之元貞二年陳君天錫奉

君時晉王以真人藩府之舊請以主宮事真人固辭大德八

年始以宣命繼陳君奉被重書加護如故事初賜印視五品

以重所領領之九年外完垣舍內嚴臺殿凡宮之為制始備
又封植其花石竹樹疏導其池渠高築跨雲曲館進風神魚

靈鶴來沫來止所以休寧其情真者尤還家觀雅樂哉天人
之君乎曾城之內殆莫與加矣於是請謝宮事未幾俄賜號
曰真人使者即其宮命之遂還理其宮不敢去及得見
天子即具疏言聞道家以無為為宗古之言真人者閑逸矣
今為其道者善傳 上意達諸神明寧况社存善專一其
事也惟大宗師大真人嗣師真人久侍中被寵遇有號名命
數甚貴視公卿侯伯而不與其真責於玄教顯榮極矣夫名
者實之賓泰甚則忌真人非遠臣所可得名臣敢回辭不敢
稱真人得還山奉祠事以報 聖朝志願誠足矣

天子聞而嘉之若曰為而不有真老子之道哉生曰言仙者
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耳尚慈儉尊謙以風示天下為國
之禮則然延祐元年四月因改賜號曰弘文輔道粹德真人

命李士為訓辭示褒寵刻銀為印視二品使齋護杭州諸宮
觀仍治開元宮亦名靈顯以醮書而別為醮書給驛騎五命
備祠江南諸名山奉辭之日 天子見之便殿賜坐留與

語移時殊詳

上旨因顧侍臣曰示早知大宗師今年高德

彌謹嗣而傳之者示必貴之此其人尤弘廓用謙以為礼者
乃守真人而命之日眉容朕知老子所為道德經開物成務
者也善學者人人可用世非獨道家書先命近臣以明示中
外爾尚敬宣至意勿敢忘又賜寶冠金衣始捕真人服章焉
於乎開元之為宮久矣終真人深自謙抑為 上所嘉顯
其名益遂表著於天下宜有銘銘曰

於皇聖世治縣清靜惠宗道家受齋看祠內外相望靡不寵
嘉煌煌我宮興於東南神明之君在昔前王化家作之中其
國都何因何藉曰為開元厥維積祥符孔明大開元強神

告不誣顧民弗省歲行六十既殿而墟除而圖新爰得來宜
天人合謀甲觀夙成帝子攸降魏之渠渠道責因循不貴改
作昔劬我寄迺象貞神赫如有臨風馭電車大集于成在今
真人克恭爾書思言雅之真人用謙為道光華自朝旋宮率
職質祠思用不渝錫福予齡 天子不有于民是敷維千
萬年至於億世哉永圖啟述聖德刻以貞石式章道福

玉笥山清真宮碑

玉笥山清真宮在臨江之新淦其實錄以為本名群玉山漢
武帝後上清錄於此見有光如笥下之改名而以上清名
宮云元封五年武帝行巡南郡登潛天柱山中尋陽浮江過
彭蠡所過徇名山大川今山在彭蠡上游數百里山當至而
史略之不然則郡國志幸者或結其治處矣按圖其山起東
南稍行而西為三層者亦其地也夫人三層又西為復始

峯特奇峻又北為北峯中引小墮而下宮在窈窕中與前二
峯相直上有石壇九連秦人孔丘明等九人上昇處故曰迭
仙峯又東為郁木坑其東南出與初起山相值兩山之此又
牙交入綠澗水取徑二十四曲折始出山外而中若環堵者
矣意者受寬而括約笥之所以得名者與其所祠神君曰九
天司命左曰洞天天王右曰洞天仙官蓋古之得道者云又
曰繇其二峰之崇高嚴厲故以名 此近是矣其地多
奇異靈潔又有丹井墨池壇洞之屬皆托古仙神人以名之
信乎非世俗所得有者每天高氣清有声出空中如衆樂並
作莫知其名物然一時同在者或聞或不聞及夜間寂又如
聞車馬金革之來若神物有所効治者居民相傳畏忌遠其
家數十里外獨學道之徒居是宮耳宮之始末可知者梁天
監中杜曇來與其門人錢文誅來居蕭子雲以錢百萬助成

之宮今有石刻在宮中云是墨承所撰上清宮碑文而文詠
書然其署官文字制作不合疑後人所重立有改易失真者
唐長慶中謝修通奉母喪此山實錄所著也南唐時皮羽南
受知後主刻木為印使佩之以治宮事徐公錯為篆上清宮
額此最可傳信者矣宋宣和中勅改為清真宮端平丙申主
宮事者李希白故給事中大有之孫也郡人重之為請于朝
使度弟子得甲乙相次傳授乃得涂紹禹曾首隆中名家子
又有道行法術為時所尊敬故能大其宮而新之益入田租
以給眾來者曰至而宋亡矣自是以來相繼治其宮者曰胡
永在曾卿曾劉維賢曾季謙張高者涂以道其方來則歐陽
本一聶立仁其人也至元丙戌
出但皇帝嘗召卿曾至京帥咨問稱旨留之四年乃得還既
而宮之屋日弊於是元貞丙申永年作法堂至大戊申卿曾

高者又作冲妙堂戊午季謙又作二清殿先後以其財來助

者郡人胡復張日新臨川夏廬度曾德和曾與申曾如

主始無周靜法也其後純作日展不懈而宮皆新成者矣三

清殿成之明年其立仁方從玄教嗣宗師以其事來告曰未

有年而吾宮新則昔之從事於此者多矣然自杜君以來姓

名可考者寥寥數人耳則其泯而無聞者無文字金石之托

也不可自我之世無以示後人子幸為我銘予既聞而歎曰

山川之形勢為身深所臨依眾庶所會通者歷歷可見然而

忽然之間時往物異則感慨係之而荒問感寔之濱乃有新

人據泉石之極致以相傳長久如此乃為次第其說而勒之

以銘銘曰
太秀之山群王之府廊若若笥將貯不鍵而固匪崇而

必聖合冲納和伸憑虛生其神孔明維大司命來我左若宰我

對南面左峯疊王右引太茅之支而回合焉定錄君吸言大
茅山下有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靜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口
有好流水而多石出便平比有王文清居之則此觀是矣乃
嘆曰山中館宇自齊梁唐宋至于今代有增益求諸晉人之
舊惟此與王晨許長史宅耳而吾所治乃傾廢隘陋特甚豈
不在我耶於是度林鳩工更後堂爲大元殿以復舊規象三
茅君於中東爲任華王季賀五君祠西爲陶隱居祠充前殿
基爲弘道壇自製銘其上壇東爲玄武祠西爲廣惠祠後爲
文賢講堂而前爲都門門外後古玉津池盡受太茅南面諸
原之水循池西南得昭明太子讀書臺臺東有井曰夜神井
福鄉者因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捧弄者文刻石覆之以亭而
巖洞泉石之勝近在百步內者皆按圖表之可以觀覽秦定
元手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君大彬朝京師授茅始末佈爲

之次第焉張君吳郡人名天雨內名嗣真字伯雨別號貞居
年二十棄家入道遍游天台括蒼諸名山吳人周大靜先爲
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以爲師悉受其說嘗從
開元王君壽衍入朝波爾善賜驛傳顯受教門擢任非其志
也即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二茅之招追奉任君而下五君爲
文而告之願畢力效字所著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巖支會錄
二卷又尋山志十五卷考索極精博云烏乎自任君始居此
餘數百年才五人傳焉其自致于久遠者果何托也豈若後
世各誘門人系以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寧希隱而有待
今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以營此而曠然思與
四方之士共爲千載之期豈非豁落丈夫也哉予故與君爲
方外交奇其能先予遠舉也故系之以詩曰
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開闔麻陽洞關曲穴流泉保靈宅七任君

來餌黃赤石天一召錫太元冊曲阿受養良有擇構宮方嚴
自王伯清蹕臨止靈響格虛林森爽化赫奕福鄉帝子發甘
液不食何年喪遺覽白雲
節旁午致纒璧爾來蕭條世代隔
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寫研書半卷視真白天真景隨之
系繹玉室金堂萬無數
開元全盛煩百役持
文士漫畫誰其啓

仙都山新作玉虛宮碑

縉雲縣仙都山者道家書以為祈僊總真洞天相傳黃帝曾
於此煉丹而仙去唐天寶中賜號仙都山祠黃帝禁樵獵三
百里李陽冰所為題黃帝祠宇者也宋治平三年賜名玉虛
宮天禧中連年勅修醮宣和三年燬于寇道士游大成作之
開慶中郡守安劉相陰陽更定面勢命道士陳觀定改作之
內附 國朝主宮事者四方之人皆得為之而宮曰發道士

趙嗣棋世居縉雲受業茲山去而學仙武夷山數年後入京
師朝中貴人喜之延祐二年欽奉

聖旨主領宮事始重新之二年刻銅印授之視五品五年受
宣命住持兼領本路諸宮觀嗣漢三十九代天師乃玄教大
宗師請以宮中師弟子甲乙相次主其宮事聞有旨從之泰
定二年也嗣棋遂承

詔徧祀東南名山歸主建康玄姥觀得謁

今上皇帝于潜邸至順二年來見因求為仙都不獲請有旨
更賜號曰教門真士玄明通道虛一先生乃來告曰仙都后
成未有記今既未克歸懼因循無以示久遠幸勒文表之乃
為著銘曰

縉雲之虛有峻其高旁無引緣上干雲霄軒后神明去世世
遠祠宇在焉冲融消搖微音出於山豈其下逮有宮有廬有壇

有時大光昭宣百靈萃止疴攜不作錫我鯨社室有壽考孫
曾婦子不知不識明采甘醴維昔軒后廣成是師千二百歲
而身不衰究觀緒言謔乎無為以修其身民用雍熙請以告
民萬年如斯

勅封顯祐廟碑

至順二年夏江西行省以文書白于朝曰言安守臣言其所
統吉水州中鵠鄉有神廟食于石龍之里者相傳神姓劉氏
壽煥蓋長沙定王之裔云舊志以為隨時始有廟至唐吳而益
大歷五代及宋靈異其著建炎初金兵蹂江南隆祐太后入
贛避之舟行為石所礙有巨人負其舟以出於險后物色之
則神良是也遣人祠謝之自是百數十年之間歲或旱禱之
則必有雲起其東以為雨有蝗禱之蝗不至其旁近有羣盜
犯其境禱之賊恍惚有所見而散去當是時州固縣也而郡

守之禱之也必具官位姓名謹書祝辭于版而致致焉勅賜
其朝曰存寔廟又封其神曰順惠侯蓋當時之制神靈之有
功於民者有司覈實其事以聞始賜廟額又有功則封之以
王其號自二字以上累封至八字極矣自入國朝來凡冰
旱疾疫盜賊有禱而弗應者而神封備前代之舊非闕歟
聖朝懷柔百神德意至渥詔書每下則有司長吏必謹具
注幣牽祠境內諸神之在祀典者是以石龍之祭歲月相望
也請更大其封以答神庥而以慰民人敢以為告於是中書
下其事禮部禮部移書太常而博士議曰宜因其舊而更其
廟號曰顯佑廟加封神曰昭烈王吉水州道士某法師提點
某觀事劉學仙來請書其事而刻諸石且曰為神求封者州
氏字從六也奉成命以歸報神者李思用某也新王之廟而
大之者某某也學仙嘗遊西北諸邊為宗室諸侯王客多見

神異之事在京師建方言於好事者甚多有之若至亦集乃路蹇古山北見有烹羔祠酪祠龍漱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爲我轉而治之爲期日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革矣若有鬼工然不可測也其地往往有人在京師者或從質學仙言則信蓋其人習以爲常而又不能言諸人耳志怪若此者猶因學仙之言而傳况石碣之事書而識之何靳焉學仙好文學能爲歌詩故又爲耳神之辨曰

坎坎伐鼓石碣之下注膠盈觴解牲在俎神其來思胥樂于舞我東曰瞻雲來如雨誰其從之昆弟如侶神固王孫長沙伊祖惠我孔仁亦屬而武是耶非耶來即于所神之身我自我祖之昔侯今王

天子之枯裳衣有章丹楹朱戶肅肅孔容孰敢予侮驅戎癘鬼去我蠹氣豐我人田厚我屋宇尔受我依至于終古

銘

佛國普安大禪師塔銘

至順二年夏上都大龍光華嚴禪寺住持僧法琳言昔在憲宗皇帝癸丑之歲

世祖皇帝嘗命我開山溫公統釋氏於中原後五年丙辰之歲始城上都又三年戊午之歲作大龍光華嚴寺於城東北隅溫公主之溫去世而少林雲庭裕公主之裕公去之二十年竹齋誼公昇岩顛公雲松微公至於我先師鈞軒壽公六世矣在壽公之時英宗皇帝念茲寺爲

世祖所築作而新之加廣大焉命壽公爲司徒以重其事壽公以爲溫公昔事

世祖豪卓瑰異有足稱者宜表見於茲未及有所爲而死蓋

自溫公至于今八十年歲月滋久恐遂湮沒誠願成石紀事
以成先司徒之志而不敢自專也乃七月二十日 上在上
都清暑於洪禧殿之便坐侍臣有羣玉內司亞尉阿兒思蘭
不花以琳之言聞且以臣某侍書奎章閣下在從官中請使
屬文以賜之 勅曰可明日阿兒思蘭不花傳 勅至臣所
臣從琳得溫公事狀云師諱至溫字其玉一號奎一邢州郝
氏子也幼聰敏異常兒年六歲其母携之至龐馬村見寂照
和尚於淨土院寂照曰汝其為釋氏乎師心許之會寂照避
亂去隱遠西乃禮寂照弟子辨庵訥而祝髮焉無還富公主
淨土蒞眾甚嚴師不以爲忤庚寅之歲無還開法萬壽師與
十僧同往佐之萬松某公以青州辨公宗旨開示法要門庭
高廣四方尊之師見萬松始以才氣過人稍不容於眾然而
傳記多間論辨無礙石家諸子之吉多所涉徧又善草書有

顛素之遺法年才十有五爲萬松侍者凡萬松偈頌法語一
聞輒了之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談鋒迅利不可犯時
人已深期之故太保劉文貞公長師一歲少時相好也劉公
厭世故思學道師歡之爲僧同參西京寶勝明公既而爲
世祖知遇侍帷幄爲謀臣萬師可大用得召見與語大悅將
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當置非所望也留
王庭多有贊益居三歲律還出賜金資日用不計其費時
憲宗命海雲主釋教 詔天下作資戒會師持 旨宣布中
外而轉成之

世祖征雲南還劉公請永制錫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
攝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懷孟澤州僧
尼之事刻印以賜師金資衛教尼僧之田廬見長於雲南及
他教者皆力歸之馳驅四出周於所履必獲其志乃已自其

門人或勸之少憩弗懈也五臺山清涼勝會凡百晝夜既得
請興廢於兵火數十年之後師假資以經始既而四方雲集
響應金穀之施與瓜果之供養反有過承平之時而山之真
容等院因以完實而新美若此者特其材略之緒餘也師既
開山龍光又作大都之資聖真定之安國汾陽之開化彰德
之光天固安之興化三河之蓮宮餘不能盡紀

憲宗末年僧道士有諱各為違言以相危上命聚訟於和
林剖決真偽師從少材諸師辨之道士義隆雍須髮者十七
人道官之復為僧者以千百計中統建元釋教大盛僧最類
之甚思師之功焉而師遂納印辭職每歲官賜金修寺之外
止味泊如也至元丁卯五月二十二日以疾終於桓州之天
宮寺西向右脇而化當身儀形如生更有異香三日火浴之
心舌才不壞眾庶培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壽五十一僧

臘四十師有草書詩文傳於世可以觀其入焉其若也將有
所論撰不及而歿臣聞

世祖皇帝聖度如天善取豪傑自在潛邸至於混一海內
天下之人材小大畢至以足其任使故其功業之盛巍巍然
赫赫然三代而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浮圖氏以寂滅為宗
而才器文辨如溫公者亦豈常人之流哉敢叙而表之以見
夫興王之運其人如此銘曰

維昔世皇始理開平作其濬潘有宮有城頽瞻東隰泉甘土
厚蜿蜒來止屬垣負阜命建仁祠龍光是名權輿來尸僧有
豪英氣如虹霓辨若風雨縱橫凌厲莫敢予侮世皇有為奉
策是稽召見從容出其端倪善其利器俾反初服報德不回
屹若孤鵠林林釋徒稟教以居孰為紛更入主出擊天子有
命存完去駁我馳我驅立折其角燕趙之間至於陝關我田

我廬來歸匪艱世皇御極民用寧一而釋之門既振既息時
龍光師燕居弗馳散其緒餘為書為詩詩揚宗風書縱逸趣
沛將有述棄而遽去維時名僧至於公卿有誄有辭失之若
驚垂八十年英標如在誰知表之嗣者七代義舉有聞天子
喜之史臣屬辭以條遐思

智覺禪師塔銘

天目之山有獅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辨決參孝
之士望崖而退者或眾矣得一入曰日本公是為中峰和尚師
生有異徵為童兒嬉戲必為佛事整入鄉校尋棄去稍長閱
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厲困則首觸柱以自儆期必
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受心要久之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悟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
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從容自在若不經思累千

自言悲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為策勵推以為大辨焉緇素及
門自以為有得即所聞受傳錄模印行於四方所謂法語書
疏題唱之屬不可勝計又有書五篇曰破胎息論妄傳曰闢
信心明義解曰擬寒山詩曰辨七徵心處曰說如幻法名曰
一花五葉集虛谷凌禪師於師為尊為見而歎曰此佛相向
上事非下根小器所可識也

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欄袈裟賜之曰佛慈圓照
慧禪師彌名曰正覺禪寺

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即所居而脩敬焉駙馬太尉潘王王
境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為未足請於上親往見之既見樸
亭巖前曰實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納雅實
理遊方時常從師參詰及事三朝每為上道之翰林承旨
吳興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稱弟子行

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問諸達官尤加敬愛每徑山
虛席必以待師師固不受迺已轉運使瞿霆發作大覺寺以
奉師亦不受師踰浙絕江渡淮沛亦至浮舟以居而避去之
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二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
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庵一名幻住信施金幣重宝交至一
視之邈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稱嘆皆喜事之南詔人有
奉其象者夜有神光燭天其士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為
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識宜隨機應物多諸
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為未證得謂證得者我說無悟由
為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為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為妄
認法塵以資狂解者導以正悟為圓機者直下向上師皆以
身先之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為文字失於學問參究
關於悟明尋常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爾翻然為退休

之計蓋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以為不可及也
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之新城姓孫氏年六十一
僧臘三十七 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五日化於其山東岡
之草庵有訣別書得誠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
弔者哭師甚哀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以西岡之上而塔焉
後七年為天曆二年正月甲子 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
國子監事阿瑋帖木兒召臣集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師號
與塔名而汝為之銘俾其門人單檀密即禮刻之山中臣某
再拜而言曰 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禪宗惟東南為盛然
專 席稱師者豈無其人哉至於四十餘年之間浩然
說法其言語文字汪洋廣博為遠近信向未有若師之盛者
也請製智覺禪師法雲塔之銘曰
魏魏楞伽上極無際大雄善喻者無上義達摩之東夏言多

窮獨此不遺曰心之宗是故妙師高蹈云日右海左江以表
遐矚師子巖巖置死為關孰當吾鋒有造無還惟幻住叟登
中據最示則絕學無倚無外千偈瀾翻夫豈好言昏蒙錮深
扶提孔難如彼淫疾勝邪並受有大醫王為出一手砥炳塗
摩搖膏鍊烹紛然首為因病以生疾除醫已言亦如是得本
下迷向有一字悲願深弘智覺所敷受職度人壽平法雲法
雲彌天有陰斯普協于皇風永填終古

大辨禪師寶華塔銘

達摩傳佛心法於中夏臨濟一宗最為得人七傳為楊岐白
雲五祖圓悟真所謂不立一法根源直截者為有端緒不可
誣也悟之傳有虎丘隆大慧卓然植其宗風於故宋南渡
之初門戶巖峻波瀾浩渺自朝廷大臣縉紳先生莫不委
心焉道不同者猶徘徊細經嘆以為不可及東南禪門之盛未

有及於斯者而隆之傳庶幾密層係破層先無範 演化
之宏與慧相望至於雲巖欽公五世矣當宋之亡宗門尊宿
漸向寂寞巖公毅然自任其導引甚方便而鑑可極巖絕得
法於其門者十數人徧布江湖之間各以所至坐大道場宣
闡法要在大江之西者則虛谷陵海印如父子兄弟相為倡
和以發明斯事諸方尊信之嗣巖集雲之席者則吾陵公禪
師而已師年十九落髮於東陽寶壽院受具戒即謁虛舟遠
於雙林又依東叟穎於淨慈掌內記石林輩至淨慈師亦侍
者兼外記徑山雲峯高尤敬之諸分座說法凜凜諸老之餘
風得師相與議論激昂發明咸器重之爭以得師為重而師
曾不以此自足迺見巖公于杭遇諸塗巖舉黃龍見慈明事
問之巖印其穎達及歸大作而師方遊金山遣書招之甫至
遽請為第一座一日室中巖舉臨濟在黃蘗二度喫六十拄

救因忍向大愚肋下築拳師云鍾置殺人巖便打師拂袖出
至元丙戌歲也是冬巖將示滅拍師有曰吾以此擔累汝師
曰終不向老裏活却未幾巖果化去衆以為佛祖向上一
機微師莫能開示力請師繼其席師勉循焉垂三語以驗來
學曰三乘十二分教拈向一邊蝦蟇曰裏道將一句來曰狗
子聞柱擊因甚咬破庫堂前露柱曰獺徑橋吞却集雲峯是
第幾機答者罕契其意一坐三十夏四方學者奔湊規範森
嚴有誣掖而無假借禪販之流或欲得一言以自表深謙重
施以求之卒不可得師為文章清麗高古變絕塵俗西江之
老於文學者往往以國之債傲睨一丑及見師哈笑自失老
多矣而少俊之才由師指示而英英脫穎於翰墨之場者亦
間有之然則況於為其學者乎寺嘗有水火寇攘之厄師隨
嘗隨更若不經意施者雲集既敏於成又加廣大有非人力

所能者歲飢師每食必與衆僧共之方丈之外無私煙爨嘗
與客語過齋時及夜飢不自勝侍者請取勺粟鬻水以為飲
師不可曰常住於非任持人所得私其清苦如此或出山至
城府官民緇白迎拜道左親慕愛敬始終如一無或間然抗
之徑山江左望刹之最公論願師一至其處久矣延祐丙辰
行省稟 朝旨迎師居之表人士號慕遮挽或訴有司留之
不可扁舟所經望塵瞻禮以祈法施及至徑山開堂之日萬
口翕然以為不媿妙喜於二百年之外者百廢具舉四衆歸
心嘗與隣峯受供長者之家食器列皆白金也施者奉齋竟
請從者并凡器收之師目從者只取餘齋而已及與隣峰聯
舟還從者微哂曰師誤隣峯虛行矣問故從者浙人長者重
施以為常師不受他師亦不取師嘆曰汝奉佛遺教固為是
見爾耶此與瓦礫何殊而生計度心貴人達官舉家奉施拜

禮師不為動亦不加傲識者稱之蓋住山七年而歿
世祖皇帝時嘗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鑑禪師大德中新作
大仰山太平興國禪寺事聞

成宗皇帝嘉之勅翰林學士永旨程鉅夫製文勒石加賜大
園之號其來徑山也

仁宗皇帝又加號曰慧照至治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囑付
時官外護宗教戒教弟子說偈示寂于不動軒其徒奉全身
瘞諸西峯昌浦田師諱希陵字西白姓何氏婺之義烏人也
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七有瀑岩集及語錄偈頌凡若干卷
行于世昌浦田故給事中郎公簡歸隱故處而其塔巖巖絕
冲照堂一荆叟珏之次初師在衆中有兩蛇常於檻外朝之
仰山古有二龍二至今灵异或曰二蛇即龍云無準塔前有
岩桂樹常以歲二月準示涅槃日開數花及師主山之歲花

乃盈樹師平生主一天山幾四十年其因緣豈偶然哉泰定
四年徑山首座子良徒步乞食來京師求塔銘於某父朱克
為也良堅忍寒苦者數年不解天曆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翰
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
夫忽都魯兒迷失奎章閣學士蔡書文林郎柯九思侍使殿
具言師之德行良之志與文之所以未克者有

旨賜號曰大辨禪師塔曰玉華之塔而命臣集為文臣集頓
首稽首而著銘曰

先佛既遠後佛未逢如是中間妙義非空蹤
至珠璣散落無有量計天上人間海藏龍宮各得少分不昧
心宗而大辨師宴坐一室羣勝弥天竹樹綠密古雪在山夏
絕人蹤畧示三關一綫之通我觀華嚴僞童本智帝網交參
珠光無二大雄之宮列城潭一箇音不與羣象共酣集雲之

峯雙徑之塢樹大法幢鳴大法鼓神龍來聽天兩宝華諸天
唱言辨才不夸聖皇御世尊敬法宝千劫信願億載之保應
期而生師在江南四聖具瞻如見優曇魏二靈山儼然高會
其來非來其去非逝無垢者月大慈者雲覆照無窮贊以弥
文

道園學古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九

方外葉四

雍虞集伯生

銘

晦機禪師塔銘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曠世而一遇其不恒見於天下者
何也蓋嘗聞之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沉冥俗學之纏糾
有不足以繫而留之者於是脫然自拔於淳湛起滅之表以
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焉則漠然莫所為乎斯世者矣其卒為
浮屠氏之歸者皆其人也予嘗誦其言而悲之然嘗上下
千百年間而求之殆果然不誣也大江之南有佛智晦機禪
師者諱某姓唐氏世為豫章儒家其族父曰明公者學佛西
山明覺院而能聚族人子弟教之師與兄子元齡俱從予進
上業元齡既登進士第而歸遂從明公落髮游方時年十九

耳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爲裝具明公曰是足喪子之志師即盡以歸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師皆欲以已坐下不顧也聞物初觀禪師住玉几往依之十年無知者偶與書記清默語大驚異之以告初初召詰之信然留侍左右朝夕諮問盡發其祕字之曰晦機爲僧以囑焉後平錢塘寧退耕衍石凡在南北山虛記室以待不應久之勉從穎東叟之請當時貴人多致師出世者皆不答一衲二十年泊如也至元中楊璉真總統釋教江淮有旨取育王塔中舍利進入乃親詣師求記述始末因與俱朝京師師曰我有老母其後存亡不可知歸江西尋之則元齡固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耳奉之以孝聞種竹卓庵於鄉曰竹所與簡竹屋中如翁居住復酬唱發揚宗旨四方來學者數百人至無所容入居蕭山元六年而棄之洪之人請師住天寧師以讓簡

簡歿洪人來請師又以讓秀祖巖江西總統乃請師住黃龍亦不往元貞二年始應百丈之請居十三年而百丈赫然爲天下禪宗第一至大元年應淨慈之請至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之長各率其屬拜伏迎請中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本之僧前頭受師而不得者皆爭見門下以千百數居七年乃作大佛閣市民僦居旁近相撓雜者撤而遷之端門廣術夾植松柏皆前人以爲難者指顧成之有餘也於是中書省平章政事張閻與行省丞相下令告羣寺曰其各以僧集冷泉亭下惟老病守舍者勿至衆大驚不知所爲是日集者幾萬人以次立聽曰徑山者當卜其善某衆曰諾丞相親探得師名以示衆衆曰諾無異言即親洗師入山不容辭至親爲券假食以供衆居二月師扶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咸思慕師願得住大仰而依歸之師頗聞竟棄扁

舟逃去或告曰師老矣百丈故鄉也盡此歸乎師信之返至杭大仰入哀懇得師歸乃已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謝所與往來作偈示眾擲筆化去某年月日也壽八十二度弟子數百參學者數千人大仰之下有金鷄石者名應馬大師玄識故奉瘞焉而弟子之在杭者又建塔於淨慈之西隱公所嘗居也至治二年夏集過浙江遇師之大弟子某於報國寺同禮師山中從諸門人知師遺事知因請為之銘云集嘗觀師於文字蓋積思博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其大辨明慧洞徹心要誠一代之宗匠四任名山皆迫而後應進退裕如庵居從之者過於大刹及其門者多特達卓異此非所謂豪傑者乎彼持不足之資區區自矜求試致改取訾而不恥者視師為何如哉銘曰

於皇聖元宗佛祖求頌師靈寶梵宇跨浙歷江枕

于師三十年四專其居或尚力致我有弟有或競于整我紆而久鼓鍾振揚人天畢來龍象言言孰是可欺師住世時言滿天下濕慈暢宣心泯物化來來歸十百與俱各極精明不留固愚今去而亡俯仰然極何以識之南山之石金鷄惜惜慧日赫然有覺爾莫孰敢弗欽

廣鑄禪師塔銘

荆門當陽三泉景德禪寺者智者大師道場也智者荆州人自天台還止此山相傳有神自稱漢前將軍關羽歿而藏神於此願佐師遂建伽藍焉自隋歷唐至宋主之者皆名世之士元豐中蜀僧承皓來主之道行孤峻張公商英為著法堂記及歿又著塔銘其文具在其後大慧三弟相繼主之赫然荆楚間他刹莫之及也宋季郡當兵衝不能有所安輯及內附國朝荆為樂土有惠珍師經理茲寺粗能創始而化去至

大二年珍之弟子廣鑄應請以來大有建立凡廿二年而後
藏舍弟子于縣之青陽圩其弟子福祐自其寺如京師介奎章
閣學士典籤幹克莊請用皓公故事來求塔銘其言曰我佛
氏家應機致用隨時顯蹟非一端也或嚴戒律以制心或專
禪定以啓悟或妙莊嚴以生信或廣經典以明教一期方便
等無差別先師一座道場垂及兩紀風雨不動安如須彌爲
法爲人熾盛圓滿自非夙有記受其福德詎能爾耶張君子
鄉人固非予所敢望而克莊予僚友也儒業之外深明內典
故重其言而述焉師諱廣姓黃氏父其母伏蒙城人至元丁
丑歲伏夫人夢大香象背負圓光而至寤即生師稍長不與
群兒嬉戲每聞佛經順口依之即能成誦行履端嚴如素守
律年十二辭親入玉泉禮藏山珍禪師受具落髮蓋松源岳
禪師之第五傳也年十五游方未遠聞珍歿而還師嘗夢見

三佛相好殊勝光明希有其中尊舒金色臂摩其頂呼之爲
掬多者九傍有聖僧謂師曰出尊命爾爲掬多何不禮拜師
遂具禮恍然而悟一時儼然在前心源清涼三歎司事指授
繪者寫其所覩至今存焉珍之治景德也僅能起廢有瑄者
弗克嗣其業日加廢敗寺衆迎師歸繼珍席曾未踰時百爲
具舉至大二年入見

武宗皇帝出爾書曰護其寺賜香俾誦大藏經滿散之日師升
座說法天雨寶華繽紛滿空不至地者才及丈許萬目驚異
嘆未曾有皇慶元年入見

仁宗皇帝上知師無雜食以馬漣爲賜泰定四年賜號曰佛
光慧日普照永福大師帝師親爲授記名之曰僧嘉幹節兒
授以伽黎衣仍歸主其山凡珍之未備者旣皆成之別建毘
盧高十丈以貯藏經像華嚴五十二衆於壁下嚴兩金剛高

四丈五尺又建萬佛閣高十丈上奉佛像萬軀下爲法堂又作鍾樓皆高十丈其像設嚴悉以黃金倍堂行堂兩方丈旃檀林庖庫之屬其高廣入抵與諸閣相稱又別建關將軍廟龍王祠於寺側尤極宏麗又以伏夫人故宅爲求福報隆寺在當陽縣中吏民祈禱以爲首刹凡有營建不憚寒暑皆身先之建閣時材木之鉅且脩者水運多灣洄莫能致一文水忽大漲盡至近地餘筏溯溪挽者徧履田畔不絕田主欲因夜斷引繩至則見若於荒守之媿悔愧以懼更爲推致云環寺種松杉數萬株增廣寺田以贍衆先奪於豪家者復之可購者購之設有水旱虫蝗之留師默禱輒應環寺百數十里間未嘗有凶歲刻華嚴法華楞嚴圓覺楞伽金剛般若諸經論摸印流通前後所於凡數萬部度經之餘地又廣購儒書道書以資員之修水陸大醮一百餘會日誦華嚴經兩函禮觀

音千拜領衆說法清規嚴整夙興夜坐至老不變談辨文慧江湖尚之至順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師集衆叙別衆舉座元至吉嗣寺事師肯之遂跡跡而逝空中如聞有妙樂之音白雲覆地山谷悲慘南土旱災驟變寒慄入龕逾夕顏貌如生闍維之餘收舍利無數惟舌根牙齒數珠不壞出壽五十五僧臘四十二有詩偈語錄若干卷門人傳焉昔智者大師立精藍三十六所玉泉其一也千百年中或存或廢或顯或微歸然鼎盛於聖元治平之世若茲山者豈偶然哉今叢林季者知死生之大究竟已事豈乏其人而依止於發則存乎得所宗者尚多智者大師在時楞嚴未至震旦嘗西望踟躕而願見焉今師首刻是經庶幾智者之遺意矣銘曰我聞鞠多於法大護壽益石室不可量數應緣出世宿因現前九呼其名佛口親宣弘教一方起於早歲樹大法幢江漢

之埃前哲寥寥鼓魚絕音師始為之願力如心宮殿樓閣金
瑰珠璧纓絡幡蓋充滿巖飭田池園林材用所生來獻來歸
不煩度營百萬億佛諸菩薩眾聖僧法寶攝受妙供大威力
神忠勇之資迺暨龍君並安厥祠既安既成廣大聖同師於
是特鳴大法鼓四眾安然肅恭軌儀晨香夕燈師率先之二
一二年常如一日天華散隊以贊皇錫大乘諸經沛然四馳
凡有見聞自決其疑大圓寶光初現妙相俄歸大寥仍以象
往下山之陰萬杉之林付託有傳龍天具歛

斷崖和尚塔銘

昔西方聖人為一大事出見於世法流中土時至緣熟達摩
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于大鑑其道大行五宗並立枝葉扶
疎戶庭雖分惟一不二臨濟一宗大機大用收攝無量視彼
孤絕接人為廣自是以來幾將千載弘法字內多其子孫其

最明著者自風穴小止首山淳興汾陽慈明揚岐白雲藥山
圓悟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於江海之間而慧命克昌自有隆
有果所謂千古豪傑之士激揚宗要風動雷應聲光莫盛焉
華公親承虎立而受妙喜衣版之付佛照振其文風演化相
望而應庵以來相繼者密庵傑破庵先無準範遂終宋之世
矣 皇元混一海內崇尚象教度越前代時則有雪巖欽公
擔荷此事一時坐大道場說法東南無慮十數皆其法嗣師
子巖頭立死關者高峰妙公其長子乎能殺能活據其正令
以接後人寥寥曠絕之餘環視四顧能及之者鮮矣是故出
其門者辨才福德名行于世者不無其人至於實證實悟正
眼洞徹縱橫自在人天罔措則吾斷崖禪師而已師俗姓楊
氏父太宥母張氏以宋景定癸亥十一月廿三日生師於湖
州德清縣能食不茹葷酒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

於人山事情無所知安穩疑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
過之誦高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為言曰
此大善知識必能為人拔釘去楔耳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
異之略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于天目山師子巖之死關為
童子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為師曰以待寒暑峯曰學佛者
不如是師即刻盡以散諸人乃今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
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為僧舉牛過葱橋話師聞之忽生大
疑衆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琉璃
瓶峯曰莫作聖解他日過鉢孟塘見松上雪墜有首即詣
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西東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峯痛
捧之不覺殞身山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絕同學明通捫蘿
接磴以救之則已出山半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
云去也通曰汝辜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即與通還山之西

禪庵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直堅壁志心發寢食夜
則攀樹露立達日未交所則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
尚今日瞞我不得也至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
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峯上堂云我
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鰕一蟹今日有蝨蟻虫
撞入二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舉拂
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峯拂子為眾舉揚訶勸同學
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
其俊快有僧叅峯次峯令見師師曰驀直去其出言大抵如
此文叅者愧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為賣簪
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渾俗周測其意越五
年還山見峯峯云大有入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
遂雍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峯示寂師亦韜晦或

游禪林頽然居下板孤峭巖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客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開凜如冰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虛日師子正宗禪寺累請住持若不聞召未嘗受請立僧而成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揚高峰之道炬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衆而化同門布袍雍公見地明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泰定三年師勉詢衆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宗禪寺者也衆輻湊而至或示衆曰除却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然或嬉笑大恣罵詈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肆談說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歲除日師忽謂徒者曰有一件事天來云心遠夢慈麼良父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塔西首云地曰更好立箇無

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趕我不及翠草踟躕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七日藏其全身于師子巖之後雲深庵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暝葬之日雪花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慟哀戀聲撼山谷初華公示寂會葬齋次師笑謂眾曰後十二年更為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至順二年七月

文宗皇帝聞師道行有詔命宣政院使普香幣入山宣師勅有司加護元統二年八月中書平章政事御史大夫撒迪奉今上皇帝明詔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壘書至山師已不及見也前往持普慶禪寺正印本蒙古人歷徑山第一座以常侍香其席與同志以師事實來求塔銘後二年鄧陽張喜式從本公游居天目最久結輯師生緣悟由語錄平

實可考乃按而序之集昔常與師相見於吳郡忽已十七年矣周游南北退處空山思欲載見如師之高明洞達者不可復得慨觀古昔祖席之盛接人之的何其宏偉卓絕哉虛空無盡佛法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爲之銘曰

傳法正宗臨濟最弘汾陽慈明揚岐大行佛果二子雙樹齊峯區區東南雷動海湧密付心傳惟證乃知孰爲之祖孰爲之師巖峯之巔師子返擲我見其人斷崖千尺莖草金身說法熾然無當吾機我非不言堂堂天目鼓鍾朝夕龍象人天游宴食息前際既往後者未來我於其間重閱 開天子有詔於赫嚴護使未及山乘席不住山高雲深靈骨在焉摩尼滄海朗月中天

鐵牛禪師塔銘

衡州鄱縣靈雲寺鐵牛禪師去出三十六年其弟子智溼自吳越行乞歸茶陵謀建禪師之塔以天目僧惟則所述狀來求爲之者銘集於湖海間方外之士其學有所不能盡知而求求者隨分贊歎使天下後世有以觀夫一時人材品節之盛也初予得鐵牛病後普說而觀之歎其用工之實動見地之實到其語入也以其踐履經行之真實無假借無撥捨無崖險以驚眩誅茆於魑魅魍魎狐兔虎狼之窮山曾不事奔走酬應居大刹以爲崇其從之者實爲死生之事以求決擇激厲誘掖必有實得而印之非有所因藉推引以爲衣食進用之計者也予早出仕蹤跡不得至湖南吾師以告寂常恨不得相見而予亡弟前進士槃仲常父少年宦學清湘嘗一見師師告之曰此事最好著到亡弟儒者也亦於師言有所感焉是以予甚欲知師之始末而不能得也今以是相囑而

則之言鑿鑿金石凡所紀載不待隱括叙而錄之無愧辭矣
師姓王氏諱特定吉安太和人故宋戶部侍郎贊之九世孫
也以嘉熙庚子八月十一日生自幼童血不接於喉吻清苦
剛立而出緣頗奪之咸淳庚午年二十一矣始得從肯庵勤
禪師於其鄉之西峯寺乃得剪髮如其志既而雪巖欽公禪
師住宜春之仰山師往事之服頭陀行聞巖公上堂云學者
工夫七日夜一念無間眼不交睫而無入剋則老僧為大妄
語師默有所領迅厲奮發巖請師主東淨師為眾僧滌廁等
是年堂中僧多病痢下師悉力供持亦染其疾居涅盤堂醫
以為不可為師乃內自省究平日所得所用盡不得力師取
觸器於屎窺危坐其上勺飲不入口屹然如山經兩晝夜不
動其三日一念無生前後際斷四日至七日動靜二相不生
至二更盡勿見山河大地遍界如雪天明月乾坤包不得久

之聞擊木聲通身大汗而愈見堂中然燈草即頌之曰脫皮
脫骨體白如玉未點已前河沙漏濁自信踊躍不已振衣扣
方丈通悟巖連舉公案詰之應答如響乃示偈曰昭昭靈靈
是甚麼取得眼來已蹉過廁邊筆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
我則癸酉歲之六月二十四日也居眾中六年當我入國朝
至元十五年之戊寅巖於卍字堂前以衣付之有偈云無相
福田衣我今付與汝悟明心地後如龍吐甘雨自是從大僧
歸堂脇不沾席者又六年一日聞上堂舉亡僧燒了向其處
去自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言下疑情蕩盡身如踉
高丈許衆退即詣方丈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直得法堂前
石獅子笑舞不已巖云試道著師云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
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巖敲面前
卓子云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你師作披倒勢巖云云一采

兩寨交入室問云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巖云爲什
麼不道師拈起手中香合子曰者箇得來不直半文錢巖云
多口漢巡堂次師以指衾裹身而睡巖召至方丈厲聲云我
巡堂汝打睡道得即得若道不得即趕汝下山師隨口答曰
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
無處下金鞭巖曰好箇鐵牛遂因以爲號二十五年戊子歲
師遊衡陽之酃縣有桃源山者頗險絕邑人嘗寨之以避兵
天兵至招之不服盡殲諸寨其下骸骨狼藉自是無過之者畜
聚怪毒傍近甚畏其害師至衆請居焉師與其徒數人爰舍
其間風雨昏暮狂獸異類號呼環繞師喻以迷悟因緣且授
之戒其怪遂息酃素不知禪學邑長伯顏令程公相率入山
受教而豪強者亦來盡禮瞻拜邑人尹桂芳與其族入捨地
段德祥父子等創殿割田以爲先倡管轄日盛爲大精藍四

方禪衲踵至寺曰靈雲者因桃花而命之也鍾鼓旣設大弘
雪巖之道儼然一大道場矣行百丈清規亦略其繁細以爲
有妨於工程也行參坐究以身先之其將有覺者則躬候其
時而發之嘗因僧病次示之曰參涅槃堂禪正是當人捨身
命處直使如虛空不挂纖毫念方有自由凡其警策激切類
如此妙勘辨之次棒喝正令則不輕許可矣其得法弟子若
豫章般若之世誠瑞州南山之智清天臨皇慶之克紹白鹿
之師念韶陽南華之志規江陵資壽之福越臨江福林之永
椿皆得法於師者巨徒梗衆各得其遺風焉度弟子凡七十
餘人師之友曰陡崖惑公魯山慧公生同里同時爲僧又同
得法於雪巖而惑公開法於其鄉之六字峰與桃源法席相
望一百里近出巖之門者何其盛哉師於貧病凡庸誘而接
之皆無所遺缺西庵之後建普濟之塔盡歛山之遺骨而瘞

之僧之終於其寺與鄰近之人歿而無歸者皆得藏焉其用心之慈普如此壬寅之冬師將示寂作長偈以屬學者弟子正悟結庵於茶陵一山居距靈雲四十里迎師度歲明年正月十五日化去遺命火葬弟子不忍也奉全身歸靈雲以陶器函蓋而斂之庵者西庵越三年啓而視之坐如生瓜髮俱長云泰定甲子移葬於寺北二十里曰沙潭今營塔所也是行也涇與其徒時發俱來予問之云先有鐵耶先有牛耶涇曰先師親見仰山來予笑曰吾試與汝略摸畫之因歎曰師用盡平生之力而巖翁相見但得碧眼之胡大發西天之笑堂前獅子不勝起舞之歡果何干涉乎噫微笑笑密傳久奉七徵者猶有待於剎竿之倒西來直指通霄立雪者曾不辨於斷臂之艱徭僚方甘於墜石馬駒何事於磨磚一花五葉之分披善巧多端之方便然一字之關五位之貴心識指要義

海暗機傳者寥寥每每興翹止若夫天機大用全收肇開河北之原近接汾陽之曲乃有開闢微服踐涉殊方化行東南威振江海華公虎丘之禪子兼揚大慧之宗風子孫衆多班班可考遇風即止之歎吾不能不慨然於近焉焉巖翁坐禪一歲銀山鐵壁以無爲門非萬全牛之力猶恐難磨毫毫之分以相應也及其門者或得之於咳唾之間或顯之於語言之際暨大法幢鳴大法鼓豈止一人而已哉信其七晝夜之言行其七晝夜之事師言不妄表之後來則惟吾定公也哉嗚呼履長廊之松風閑話心爐之夜雪吾不敢輕於初學亦以爲佛法初無繫繫於人而不如是下足以得之也雖然漸源覓靈骨於道吾洪波白浪必有爲涇言者乃述贊以爲之

路曰

我觀古尊宿刻苦成佛道勞辱病穢滋諸不堪忍者如磨石木石不著亦不礙專一如虛空亦無虛空相如是七晝夜塵勞乃真息如師之可見淨如雪中月無有山河体宇宙可包括剎剎見法身佛說眾生說如是兩六年履踐悉真實以我真實行所證亦真實以真實化人得者無虛妄靈雲桃花海嚴靜無變異夫人非人等一攝一切攝凜凜金剛王過去不思議右巖如楞伽莫可至其頂偉哉願瞻誰一見更不疑拈草作梵剎帝釋之所贊來者如雲霧一一為法故一一接法流不昧其初心分座遺諸方其法無別二不遺勸請勸留此率皆波見師真實相無在無不在世間文句身贊歎不能盡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十一

方外藁六

淮虞集伯生

碑

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廣化真人岳公之碑

國家混一海宇兼進群藝俾各得自致其功罔或遺佚是故禱祠繪讓之事有屬諸道家者其別數宗而真大道者以苦節危行為要不妄求於人不苟侈於己庶幾以徇世夸俗為不敢者昔者金有中原豪傑奇偉之士往往不肯嬰世故蹈亂離輟草衣木食或伴狂獨往各立名號以自放於山澤之間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學湮泯嘶盡惟是為道家者多能自異於流俗而又以去惡復善之說以勸諸人一時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靡水流散在郡縣皆能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以相保守久而未之變也

國朝之制凡為其教之師者必得在禁近號其人曰真人給以印章得行文書視官府而真大道教者則制封無憂晉濟開微洞明真君劉德仁之所立也以弟子嗣守其業治大都南城天寶宮又嘗得郡置道官一人領其徒屬與全真正一之流參立矣今其第九傳掌教真人張靖忠者出家關中其諸則橫渠氏之族姓也事親至孝制行堅峻嘗掌教矣猷謁請逢迎之煩逃去之久無克充其任者朝廷重其名實遣使尋訪給驛致之既見度不可辭即舍所賜傳徒步入京師深居寡出人或不知識其面著書以名其學文多奇奧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卧內雖有金玉重幣之獻漠如也或拜伏戶下良久自牖間得一語而去已為幸甚過望至於道德中正縉紳先生則納疑杖策往見不以為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為圖以相傳翰林學士吳公嘗移疾假于天寶宮之別業其

徒必真人道行記請吳公之言天下學者所尊信因必其可書者以遺之其徒爭取以模刻諸石遠近且十餘所真人聞而惜之曰始吾學道宜求名哉遽止之不能也則來者告曰木則有本水則有原矣吾師之隱德未傳聞於世而吾獨以吳公之文行是既為吾弟子先矣惟先師之事今吳公歸老臨川之上念不可復以強之請子為之辭予既思吳公知張真人事必敬重之乃授其事而為之次第曰真大道第八代師曰岳真人諱德文字
父曰得慶故家絳州翼縣娶澤州王氏兵間遷涿之范陽令為涿州人生三子真人也季也將生時其母夢老人皓鬚長身冠刻壯偉告之曰當生母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若自天來者奔從氣以往視之則岳氏家也氣止而真人生歲乙未之九月十九日距今九十二年矣生而雄渾稍長不為兒嬉性不嗜酒食肉亦

絕不啖年十六辭親入道龍陽宮其父惡怒人也事稼穡惟
謹心甚是之而長兄與方以才勇為行軍百夫長疑其情也
驅而置之行伍之間非其志也是時五代師大玄屬希成真
人居懷來水峪之太玄宮住依焉十八受教被其冠服漸領
其文書谷帛之事又主四方之來受其戒誓者太玄甚重之
而其父母且老從真人於水峪事太玄後皆泊然委蛇其徒
稱之太玄之化去也密告其六代師玄通孫得福真人曰岳
生其八代乎第七代師願真李德和真人之掌教也署為法
師充教門諸路都提點以副已也至元十九年十月真人所
焚香爐中有異微方怪之而李師升堂集眾以教事付真人
曰先師之囑如此遂以二十一年 宣授宗玄廣化真人掌
教宗師統轄諸路真文 道教事又賜 聖書以護之自是
眷遇隆渥 中宮至召見親賜袍為安童丞相嘗病其人視

之立差時甚神之 諸王邸各以其章致書為宗教札助者
多至五十餘通而 實都而王又為初庫藏脩宮宇廣門墻
充用畝始冠與衣間飾金寶極其精盛元真 年加封其祖
師錫賚尤厚使人立碑棟州冠劍所藏處是年奉 詔修大
內延春閣下賜予徧及其徒而真人以大德二年二月化去
而升仙矣始涿有童謠云涿有八岳父老莫之解也後真人
號岳祖祖蓋其徵云而岳氏由真人父子入道自其仲兄得
元以次子孫女婦從其教數十人焉吾聞其徒云西出閔隴
至於蜀東望齊魯至于海濱南極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
者皆攻若力作嚴祀香火朔望晨夕望拜禮其師之為真人
者如神明然信非有道行福德者多不足當其任而真人時
常使人行江南錄奉其教者已三千餘人庵觀四百其他可
繫知矣銘曰

道之大行天下爲公獨別其真孰異於同民之好惡前哲攸
病盡塞多岐以會景行我保肫肫補息泯泯弗擊弗剗混然
撲溥萬僞日滋莫而止故憂世者去彼取此深宮渠渠千
靈來居神師教言按筆有書敬共奉承徵信玄契導和以興
涿鹿之阿樂丘崔嵬矧畏疢癘鞭風駕霆肅其能來贊我泰
定億萬千禩何以著之刻石垂紀

陳真人道行碑

善爲老子之學者泊然而通介然而容燭乎幾而不作於用
適乎變而不阿其從至自外者漠焉不爲之動存乎中者淵
焉不見其窮冲冲乎充充乎執之則無方建之則有宗者吾
得一人焉崇玄冲道明復真人陳公先生也公弱不好弄靜
居若忘昆弟三人旣喪父伯氏以儒顯仲氏能治家以爲養
其母示夫人知公志從師龍虎山玩心希夷爲學日約人

莫測其所至而其所造亦莫自知也及來京師天下英俊咸
在從而締驩者若飲醇而飲甘豪者靡機者弛有其能者莫
不慊然自失而退若公者非古所謂德人者耶公始辭母出
家雖遠去而未始頃刻忘嘗思報親之大者而盡心焉而人
所見者晚歲歸爲親壽燕樂親戚鄉里累日人人感動及歿
奔喪治葬哀毀如禮故開府儀同三司張公留孫歿公以弟
子諸孫護喪歸開府朝之大人舊臣喪所過傾官府走士庶
弔奠無虛日公摧盡中情凡役具辦人又以爲難能然公序
懼鉅創形氣向示而爲生之道傷矣蓋還京居五年淘煉清
虛一旦化去隕然委順弗撓弗怛天曆二年四月四日也年
五十二師友哭之慟大夫士來弔者皆失聲凡爲其道者哀
思之不忘無間言初開府公受知
世祖皇帝肇設玄教身爲大宗師擇可以受其傳者非奇村

異質不與也今太宗師兵公全節元貞大德中為天子禱祠名山見公於上清正一萬壽宮歸以告開府遂召以來深得開府心歲從車駕行幸嘗察罕海有旨禱雨大應故

武宗皇帝

仁宗皇帝

興聖太皇太后皆知公道術宣授某法師提舉崇真萬壽宮進授提點遂封真人兼領龍興玉隆萬壽宮又領杭州宗陽宮開府之師弟子得封真人者十數人而張公吳公夏公文泳以真人居大都崇真萬壽宮典司玄教公之封真人也贊書以四傳屬之而遽止此其命也夫公好讀書而樂接世務其居在宮中最幽迥庭中草木無所剪治花實時成云以觀化好為詩清麗自然有足傳者

道書丹經六洞玉訣

靈寶黃錄齋科等書自極精詣其徒受而習焉嘗道抗抗方早徧禱弗應行省丞相答刺罕候公以為請公坐為致兩告足抗人至今道之公又能論人生甲子推之以言其禍福壽夭奇中人異之公不以為事亦未嘗言也公歿時篋中有書數卷耳幾無以為歛自附身以至於還葬皆吳公出私財給之奉喪歸其里者馮瑞京徐慎初其墓在某處葬以其年月日提點舒某其來求銘舒張馮皆公以次相傳之弟子徐從游者也予與公為方外之交者三十年最知公故宜銘公諱日新字文新饒之安仁人祖諱某父諱某銘曰真人藥醫忽其登天上薄太霞下蹴紫煙寶化而消名在世間我哦其詩琅玕相宣秋高露零素華娟娟松有茯苓石有醴泉來食來游待以歲年兩入于田雲復于山泯泯謬謬焉窺其玄城郭孔固何日一還燕樂曾孫有教有言我銘在茲

百靈守虔

九萬彭君之碑

九萬先生彭君南起者廬陵人六歲能記誦經史其父携之至豫章西山又六歲入城府學於紫極宮遂爲道士稍長游湖湘既歸有文名尤長於詩臨川崇仁西北四十里有仙祠曰上方觀觀之主者陳復宗見而異之延而客之親之譽之使其長老友之其卑幼事之爲父兄時人蓋莫知其意也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摺紳儒宗海內之彥及其門者甚衆方外士以清通博雅見知遇則未有如君之無厭無倦者也予雖寓臨川而居家之日少徒從君於文墨議論不知其他在史館時有自江南來者言君得神仙術閉門修之三月覺有氣汨汨從中起稍引之其動如風其煖如火以次周其身如貫珠然久之有歸如明鏡止水身心泰然若與大虛爲一

或嘯咏以樂或簡默以居凡俗疑其爲狂病云釋氏之宗本卑因果之說而其徒脩儀範爲世人求福田滅罪業其文甚多君見而笑之取其所爲金剛供儀者一筆數千言依其節奏而開以法要佛理粲然凡情豁焉子見之固異其有所得矣後聞其東出閩嶠過武夷至于海際以爲古仙竒藥往往在是蓋有所訪云予既歸田始得至所居留久之乃敢問之曰予聞近世有成仙者宜春玉谿李簡易先生其人也信國趙丞相之子淇嘗面授其說予偶見其書子之游湘州聞其說乎君啞然笑曰吾危得仙矣不欲與世俗爲異也文心之老願進其方乃扁其室曰青城真寓以待予來而予未之能從也邑中有富家棄妻子變居室爲道家祠宇其教之師采其意上聞而請君主之從之居三月忽往紫極宮留三月與所知別遽歸上方所居之山房而委蛻焉時仍改至元之元

年十一月九日也年五十有二有詩文若干卷道釋儀文若干卷西去山房數十步有支隴焉隱然其隆廓然其容松柏榭楠鬱乎蒼蒼良田清水隱映左右蓋嘗與予采蘭於斯也其弟子陳子靖龔致虛請予觀之師尊康克明袁用宏以所遺冠劍藏之其友戴衍其從子從之學道者大年請予書其遺事而識之君族本出唐吉州刺史玠君在時嘗求予識其父墓頌詳上方為郟邑之望車馬至者不絕自得君也聲聞日重部使者張策以大儒卓行自居歷所部採荒過之留君舍論民事疾苦與政令所宜汎論經史古今治亂天文地理之說至于儒行道要語至達旦不能相舍去嘆曰道家乃有斯人哉至京師為予誦之則吾九萬君也陳復宗將老出黃金散諸弟子皆有所為亦有以與君而笑曰惟子所為復宗歿數年君集眾而告之曰師鄉所與金有客化易致息倍徒

具在此其為觀中買田以食眾吾無用也然後入服復宗之知人云戴衍曰公幸為詩以招之去之千年必能為其人一來也乃為之賦詩詩曰

天之蒼蒼其有涯耶九萬其程孰羽儀耶大羅之鹿旂峯旆旆膏田丹井靈氣所會有芝有蘭為秋為春子去不來白雲誰隣噫後之人善視松柏我作新詩永鎮玄宇

倪文光墓碑

至順二年夏予扈從上都吳郡倪瑛與其弟珽使人持張先生貞居之書來求製兄文光真人碑銘前十年予從表兄臨邛魏君起客吳中為予言文光之善旦日部使者過其門而見之表其堂曰高風托予記之予為之言曰嗟夫士或困於窮愁放逐力有所不得為則自托諸仙人道士以為解苟有可為焉知其將無不為乎唯德慧術智可以有為而有所不

為脫然遺世獨立庶幾其為高風者乎若文光之所就部使者廉問所至表之敬之為宜云後予直翰林聞朝廷賜文光以真人之號歎曰名者實之賓文光之高風既達矣乎不知其未及受命而歿也貞居脩大洞秘訣句曲山中與予有栖道之約者也今實以書來請而瑛璉又知好文學予敢愛於言乎按華昌王仁輔狀文光姓倪氏系出漢御史大夫寬宋景祐中有諱願者自西夏入使宋不還徙都梁子孫漸多聚族以居其里遂名倪湖建炎初其曾孫益渡江至常州無錫居梅里之祇陀遂為無錫人益生伋伋生泓泓生將仕郎椿椿生炳世積陰德族大以厚寔生昭奎是為文光真人也母邵氏始娠文光夢異僧持械至其家及生有光夜赫然出屋上鄉人以為火也操具昇水四奏至則知非火也其家固已異之稍長入鄉校校師常絀其問辨為歌詩興趣自然有

出世之意善相者過之告其父兄曰是兒不策勲萬里亦且標名九霄矣文光頗以此言自信經史之外凡矚睟之書至於輿地象胥之說莫不精究及冠雅志屏華絕欲獨念無他兄弟備養不忍舍其親而去耳元貞初東平徐公琰按察浙西招文光議幕中甚奇之薦諸行省授學道書院山長吳人祠子由處也因為立學官焉文光訓授有法又出私錢更作禮殿及祭器士子畏愛之秩滿用薦者當遷官文光慨然以為不足則有務於外吾安所不足使吾心茫然無所主以身從極枯乎謝去薰俗以黃老為歸久之二弟生且長文光曰可矣去從金先生應新為玄學又從餘杭王真人壽衍游即弓河之上作玄文館祠老子而事之以二尹子亢桑子莊子列子規制弘敞玄教大宗師張上卿偉之召而薦諸朝以親老弗欲出上卿亦不之強也署文光為州道判又進道正以

領祀事州人屢以水旱請禱之靜嘿內處而盼嚮外應人莫
窺其際蝗出境中文光為鄉錫山祝之雲族而兩蝗悉入具
區歲大熟長吏列上其行業至大元年有旨以玄元館為
觀賜號元素神應崇道法師為任持提點二年宣授常州路
道錄延祐元年有旨陞玄元觀為玄元萬壽宮仍任持提
點杭州路開元宮事明年特賜真人號是為玄中文節貞白
真人命及門而文光已遷化則天曆元年九月十四日也文
光既服道士服然執親之喪亦遵程子朱子所脩禮用古葬
法亦不徇流俗為祠以奉祀又為永思堂於錫山以瞻望其
祖父之始來居者母夫人且老文光築室先廬之近歲時歸
養親煖寒飲食之宜得親之驩心焉二弟尤淳族人里中子
弟不暇教者為義塾教之歿不能葬者葬之貧無歸者資遣
之大夫士相見見其儀觀軒特襟靈虛曠未嘗不嘆焉晚自

號玄中子或稱初陽真逸別有清微館於錫山之陰將神
神寥廓又為棲居曰棲神偉觀又臨黃公澗左作小蓬萊之
亭右為天淵之亭自擬於陶隱居之聽松風也又卜霞步峰
下為栖神之地築室種樹高風堂在焉句曲自茅氏兄弟歷
陶隱居司馬承禎世有德授金剛君大彬奉其大洞經注為
之宗師文光晚乃從之遊每一造之彌旬乃返神契冥感句
曲人愛慕之而文光有遠舉之志矣前解化數日召二弟屬
以善守先業事母夫人召弟子單宗玄為以傳法度之事以
九月九日會親友于清微館登惠山絕頂下睨五湖揮手謝
別後五日宴坐玄元方丈道室儼然蟬蛻顏貌如生春秋五
十雖其令聞美譽表於鄉里達於四方淡泊絕欲以終其身
非所謂卓行者耶國家崇尚玄教其位號自法師為真人始
自禁廷錄旨職以寶璽而賜之其重自中書書制而命之所

謂宣也其位望重矣至若真人者多在朝廷任祝釐之事不然亦當以隆事入奏則命之文光高居雲海之上林泉之間跬步不踰於戶庭而君命狎至遂躋清顯非名實素孚者曷克爾耶昔玄靜先生之終也柳識之文不加多顏清臣之文不加少後世並稱焉故酌其宜而為文光之詩詩曰錫山之原其土阜溫麓有嘉泉泓渟弗奔數澗千里升為雨雲濯濯秋明煦煦晨暉卉木清妍庶生並繁含景抽英出為真人抱道以居孝友具存貞館遂敷金碧珠璣雲霞蔽虧日月吐吞消搖庭戶高風遠聞天書玉章來於九門霞衣金繩珮切瑤琨受命于家三接彌尊淵潤巖壑鑿體曠暉穆樞有秋桃李何言句曲之虛有秘洞文攝衣來登受道神君飛步太霞下卻塵紛審于九淵歸息天根樹鬱丘園遺劍在焉家郭歲年永懷孤鶩

墓誌銘

玄門掌教孫真人墓誌銘

真人道行著于天下其最可傳信者延祐二年夏禮部尚書元明善代丞相禱雨長春宮真人曰明日雨微至須丞相上章自言憂民報國之意小得雨尚書即為章往白丞相丞相病在卧内使人取章入署名付還真人一見告尚書曰章觸婦人手且得罪寧敢望雨乎使人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懼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宮俟命夜半真人曰上帝念民無辜賜之雨三日果雨三日尚書儒者盛貴人不覺屈膝拜之後建法主殿于宮西朝廷命國工朔去像而元公為之碑五年夏中書叅知政事王公桂禱雨亦如之興聖宮遣重臣醮雨長春七日正醮雨大至所遣重臣真人曰勿憂也比祭酒雨止月星粲然皆以聞後上見真人目迎送之曰真仙人也命圖

其像屬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爲贊以靈識之陝西行御
史臺都事吳君昉僉陝西廉訪司事張君翥在鳳鳴見真人
爲李氏修醮五色雲覆其壇二日迺已皆記以文渭溢岸壞
漂廬舍民走告真人真人爲至水次登壞岸衆危之然水立
止此皆有文書可考歌詠以百數若此者不可盡書也蓋真
人端靜貞一自然感化如此非有神怪譎幻者也故君子信
而傳之真人諱德或字用章眉山書樓孫武諸孫年六歲造
終南祖庭穆真人坐下十一歲爲道士事天樂李真人與同
輩執事未嘗忘讀書紫陽楊公奐然見而異之 猶子誠
明張真人淳和王真人洞明祁真人 張真人掌教時皆
親禮用之

出祖皇帝時命真人從親王匡西服

成宗皇帝命真人分教秦蜀間

武宗皇帝賜真人號

仁宗皇帝累加恩命召至京師掌道教號曰特授神仙演道
大宗師玄間掌教輔道體仁文粹開玄真人管領諸路道教
所知集賢院道教事推恩封其師若祖于洞真爲真君高圓
明李天樂爲真人穆王一師爲真人終南山重陽宮者全真
之祖庭也至真人居之始大修飾 天子爲出尚服賜之鎮
其宮甘河祖師遇仙處也真人奉詔建橋以寓度濟來者之
意其役甚大又詔元公明善製碑文七年得請于上歸終南
優禮送之至治元年秋夢賦游仙詞飄飄有遺世之意八月
五日化去壽七十九有希聲集行于世九月十二日瘞之仙
遊園明年其弟子任道明張若訥顏若退趙道直景若冲等
來請銘銘曰

眉山之陽詩書故家篤生異人爲國光華於繁有文獨以道

著號曰真人天子所予真人燕居雲間日舒物不疵癘空容
于于真人出游靈風前除塵埃廓清百神為驅天子有初真
人致之曰爾曰暘天亦不違盛德之尊豈惟玄門紛紛鄙涼
亦皆見敦終南峨峨仙游有石我銘識之過者必式

黃中黃墓誌銘

黃君元吉字希文豫章豐城名族父某母吳年十二入玉隆
萬壽宮事清逸堂朱尊師朱歿其師王月航尊師而教之王
尊師嚴潔清儉有古人之意善醫藥施謝之積粗贍即閉門
絕來求醫者希文請授其術以為業王尊師不可曰吾非有
新於子也顧醫道甚精微識慮稍不至則人由我而死非易
事也將以此為利益不宜若幸得舍此不為莫憂過耳誠慮
返累子不如歸永清靜以自致也王尊師歿父之西山中有
劉玉真者本質行老儒隱居深僻有神明之遇曰晉旌陽許

公千年龍沙之記今及其時而劉則八百仙人之首云獨重
希文以為可託及去世以其傳囑焉蓋其說以本心淨明為
要而制行必以忠孝為貴而已希文事劉先生如父事其夫
人如母苟遠去飲食必祝之而後當奉其言如臨天地鬼神
乃即其山作玉真隱真洞真三壇以授弟子至治三年又以
其說游京師公卿大夫士多禮問之莫不歎異明年泰定改
元嗣漢二十九代張天師朝京師廷臣薦希文者曰中黃公
剛介堅執長於幹裁向嘗都監其宮治衆嚴甚人或不樂而
士田之入廬誓言之完公而成功昔為忤者更交譽之親之其
後從下直翁得旌陽忠孝之教益折節就冲淡為達人聿公
前席宜表異之乃為書請希文為某法師玉隆萬壽宮焚脩
提點未行文教大宗師留之崇真宮期年將以其名上聞奏
且上有 璽書之賜而希文愉然高居惟以發明師說為已

事古所謂清虛日來滓穢淨盡者蓋庶幾焉十二月十一日
為書寄別其弟子陳某等而命其從者曰今夜子時當報我
及期從者以告希文曰吾返玉真之墟矣明日用人淨吾骨
於城東門外薪盡火絕有風南來者吾報汝也已而果然從
者負其遺劍歸藏西山希文在世五十五年為道士四十年
度弟子若干人授淨明忠孝之教者人眾不可備列趙中山
嘗與希文俱來為之言曰子為銘其藏予重趙君之請故為
銘曰

西山之墟古仙宅奇蹤一隱兩五百陽晶發輝表靈赫我興
受書繼玄德長生不死為世則忽焉去之不可測鏘金為音
玉為畫表歸其土墳元極

張宗師墓誌銘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

玄教大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卒于京師年
七十有四明年三月辛未歸其喪于廣信之貴溪將以奉定
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甲申葬于南山之月峯其弟子吳全節
以事狀致書虞集曰維玄教本始于我大宗師今忝承嗣之
重誠不敢怠維大宗師有道行願刻石玄宮以著無極謹按
公諱留孫字師漢姓張氏其居貴溪自高祖戡始上邇唐辛
相文瓊十七世公生有奇質長七尺餘清峻端重廣頰美鬚
鬚音吐如洪鍾周游四方見者異之相師曰此神仙宰相也
從伯氏聞詩學道上清宮江南內附與三十六代天師宗衍
入朝

世祖皇帝見而異之召與語稱旨留侍左右給廬於側供帳從
行幸 上旬望殿

裕宗皇帝以皇太子侍風雨暴至眾駭懼 詔公禱之立山

上幸日月山 昭睿順聖皇后病甚 詔公禱之即有音徵

病良愈自宮禁邸第大臣之家皆事之如神明 上命公稱

天師公言天師嗣漢張陵有世系非臣所當為乃號公上卿

命尚方鑄寶劔刻文曰 大元皇帝賜張上卿兩都皆作崇真宮賜園田命公居之號

玄教宗師佩銀印用公奏以天師宗演為真人掌教江南分

集賢翰林為兩院以道教隸集賢郡置道官用五品印宮觀

各置主掌為其道者復之無所與 上用言者焚道家經

裕皇以公言入告 上為集廷臣議存其不當焚者而醮祈

禁祝亦不廢岳瀆既皆在 天子封內即使近臣從公徧祠

名山大川訪問遺逸勅百官饒之國南門比還所薦論

上皆以名召用有司議開河京城以便漕者未決 上召問

公乃可其奏大臣聞公論傷財害民之故乃至躬負畚鍤以

為民先河成至于今便之公非洗沐不得遠去惟帳每出輒

勅衛士載腰輿歸公是時天下大定 上思與民休息公日

論黃老治身清淨在宥天下之說深契 旨意 上將命相

召公以周易筮用完澤得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位而應

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願 陛下勿疑完

澤既相遂受遺輔立身係天下之托者十有餘年誠由

世祖之聖宗社之福然與聞贊決之密事亦重矣是以

世祖末命以公舊德屬隆福宮而 隆福太后又以 上意

諭公善事嗣君也 成宗皇帝身復太平之盛致意天人敎以持保其盈成謂道

家醮設事上帝甚謹既尊信公則命為之如其方終 成宗之出幾歲脩之內在仁智殿延春閣外則崇真長春兩

宮 上常親祠其上章皆親著御名每盡七日乃罷致白鶴

翔集之應史臣頌之然而星孛水旱地震之禱公猶以脩德
省政之事懇懇爲上言之則非徒禱矣於是詔天下復
用其經錄章醮加號玄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又加
特賜上卿

武宗皇帝即位公每入見上望見即亟召賜坐陞大真人
知集賢院事位大學士上尋加特進時

太皇太后在興聖宮
仁宗皇帝在東宮並待以優禮
武宗

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

世祖爲製名典聖宮記其事是以贊書及之進講老子東
宮推明謙讓之道及

仁宗在御猶恒誦其言上嘗坐嘉禧殿顧謂大臣近侍曰

朕朝舊德今爲誰乎未及對

上曰無踰張上卿矣進聞府

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爲印曰玄
教大宗師印上手授公曰以此傳玄教之宗公年七十上

使國工畫公像

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書贊進入

上親臨視識以

皇帝之寶以賜公生日是日賜宴崇真宮

內外有司各以其職供具宰相百官咸與焉興聖宮中宮皆
有加賜明日公入謝因奏曰臣以山林疏遠遭遇

列聖恩寵顯榮於臣極矣深懼滿盈乞骸骨歸不允

今皇帝禮遇一如先朝重賜璽書護之公年彌高感上知

遇未敢求去竟卒京師卒之日召弟子入室戒囑百十言端

坐而逝三日始斂顏色如生手足溫軟輕若委衣事聞

上震悼遣使賻贈以禮興聖宮中宮使者繼至傾朝虛市來

會哭莫不悲慟及出國門送者填擁接于郊野亭午霏霧翳

日冷風肅然林木野草人馬鬣聲重蓋衣帽簌簌成水花編
素如一自京師至其鄉水陸數千里所過郡縣迎送設奠不
約而集比葬四方弔問之使交至自王公以下治喪致客未
有若此盛者於戲

世祖皇帝既一海內盡得其豪傑而用之至元中羣策盡
用集大成謀略商計武勇工藝之臣與公並立於朝者其遺
言成績之存或遠矣而公歸然乃獨至今於是神孫聖子繼
繼承承者五世矣四十七年之間大臣拜罷親近用事者更
迭出入其善者固已至其子若孫若曾孫彼紛紛起滅於忽
焉之頃者又何可深計天師神明之家也公為奏其子孫之
傳亦既四易况其他哉而公以一身對之無一日之渝改其
於斯世何如也蓋嘗見公以高年其責每入朝大官貴人
或迎拜如事其大父而公之接士雖極困約者不為愁憤

累加命公服皆冠金為冠集重寶以飾直萬金織金文為衣
裳佩綾劔履貫絡珠玉而公常服取其澣濯 上尊大官之
餽時至日備而食飲不渝中人朝廷有大謀議必見諮問其
救時拯物常密幹於幾微未嘗以為己功所薦用排解皆死
生榮辱之大故而未嘗以語人其高弟門人多聰明特達有
識量才器可以用世而退然奉其教唯謹師友之間雍雍恂
恂如古君子家法然則公之道德其可窺測哉公既貴曾祖
宏綱累贈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謚安惠祖粹夫累贈
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謚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
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謚
文簡皆封魏國公公嘗以兄子榮祖弟子熙祖備宿衛後榮
祖以邵武路同知贈其父庚孫秘書少監熙祖以衢州路同
知贈其父廣孫玉山縣男而張氏稱魏國世家矣公之祖師

八人皆贈真人事見傳宗碑故弟子十人其二人爲真人徐懋昭陳義高也今弟子五十四人號真人者七佩銀章者四以宣命者一十六人余以誠何恩榮吳全壽王壽衍云云公在集賢時集嘗忝論撰其館敢志而銘之銘曰

於赫

世祖受命維新建德與能以遺後人何文不揚何武不試彙
彙時邁疇克永世倏倏張公玉色長身疑其冠衣作 帝外
臣小大有位瘁躬課效我則無爲作宗玄教日星宣明塵彼
不驚我柔百神佑命集成穆穆成宗肅肅

武廟歷資保贊

仁考之詔道維賓師貴同孤公彼有成虧

我無汗隆盛德不墮寵亦隨至出多富榮安尊孰儼四十七

年坐觀物遷譬諸逝流其來源源

聖皇御極一是我顛不敢寧在乘徒俄去回光歛英飄風流

靈位來承乘陟降碩庭

列聖在天鑒于孫子公在左右申

錫純社大江南東阜隆液融升神返全主有識其封皇錫篆玉

宗傳之守尚俾來嗣與

國長久

非非子幽室志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蓋以黃老爲宗清靜無爲爲本其流弊
以長生不死爲要謂之金丹金表不壞丹言純陽也其後變
爲禁祝禱祈章醮符錄之類抑末之甚矣昔者汴宋之將亡
而道士家之說詭幻益甚乃有豪傑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
存則求返其真而已謂之全真士有識變亂之機者往往從
之門戶頗寬弘襟出乎其間者亦不可勝紀而澗飲谷食耐
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
於道頗有所述於世者不無也爲其學者常推一人爲之主
自 朝廷命之勢位甚尊重而溯其立教之初意同不同未

可知也予在北方數聞有爲其道者而不可得見如書樓大方兩孫公之掌教略嘗與之游其山居者有汝州趙先生嘗奉詔至京師而得見之服羊皮大布之衣曾不掩脛而肌膚潔白玉溫而雪明食飲甚寡而其氣充然如春與人語辭簡而意遠貴富盛氣多智術者見之莫不泊然自失予是以知爲其道者常或有人也歸田江上聞有蓬頭金先生者甚高潔接其徒極嚴峻間嘗相聞往來武夷聖井諸山而不獲相見則予賀賀塵土歲暮矣能無慨然於中乎昔人云千里死谷聞足音而喜亦人之情也崇仁仙游山在邑東郭門外晉王郭二仙人求其師浮丘伯之所壘也有余岫雲師者居之終日與人相接而不失其介其中毅然不可犯而未嘗與人有競意曰使童子挈一簞入市人家見爲岫雲僮也輒與飯一小器日向中簞稍滿即還師弟子主僕烹水瀹而食

之而江東西高雅之流或道過或徑詣無不即岫雲之室者分簞食其食無愧容無德色山下薄有田數畝隣人多助之耕獲給不給亦不經意故常往來予舍久而不厭問其生則道華蓋山南谷人也年十五辭親入道於宜黃縣南華山昭福觀既而歎曰託兄弟以養親從師以入道果爲何事耶辭其師以去徧歷江漢淮海渡河循山東游乎齊魯至於燕趙之間兩游華陰入終南登太白而後還乎武當衡岳羅浮出武夷過天台計其所見必有異於人者矣在温州寓同學者之舍州郡命方士禱旱不應或曰此君不凡當可得雨羣起之岫雲曰欲雨乎是日雨沾足亦不見其有所爲也郡中先有數人學道者出妻子破家產乃可岫雲曰非道也復爾家室治爾田疇行人道之常而不累於心可也及歸臨川祥符觀道士黃執中聞其風而悅焉率玉清觀之人處之仙游山

破屋數椽耳居亡何信嚮四至仙殿門廡陶甍竹石不約而輯有山木閣者憑虛丈尺耳士大夫仙人過客就是以信宿而去或至兼旬月亦不知其餅粟之無儲也岫雲未嘗讀書而所言平易雅正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余氏岫雲之從姑也仙游修葺略成吳公為之記公嘗問爾之為學何如以顏子喟然章對始則恍惚難象而卒見卓然自立時至而自化爾公曰佔畢終日未有如是舉者蓋深許之矣有為作鐘樓者岫雲來告曰樓成丐一言予游宜春之仰山以十一月至家而岫雲前一月化去矣至元五年己卯歲之十月二十七日也得年六十未沒時徧與所識書別略無怛意其弟子彭致中座諸山下予至其墓前致中以志幽為請如悟鐘記蓋自為也乃使求石羅山之陽而刻斯文焉岫雲諱希聖一字非非子有偈頌普說等致中山下人年少淳謹今係籍玉

清亦嘗游方江南道教之師署為仙游山昭清觀任持提舉云銘曰
六十而化藏斯丘孰云非仙乃其游微風落月山木秋簞食屢空吁不咎



遊歷學古... 雖有山水... 而去或至... 而所言平... 始也... 化爾... 聖人... 氣空... 亦亦...



